

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研讀活動】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計畫主持人：康士林

執行期程：二〇〇七年八月至

二〇〇八年八月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次

● 計劃目標	1
● 導讀	1
● 歷年研讀經典	1
● 參與成員	2
● 網頁	3
● 執行過程	3
● 執行問題	4
● 結語	5
● 附錄	6
■ 成果一 邱奕傑	6
■ 成果二 吳靖遠	23
■ 成果三 李燕芬老師	38

計劃目標

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實施拉丁文教育已屆五年。康士林教授主持拉丁文經典研讀活動，旨在推行古典研究，希望在國內能培育未來研究西洋古典文學、歷史與哲學的種籽，潛心歐美學術的傳統；而專治其他學科的學人，也能得其濡溉。

導讀

拉丁文經典研讀活動，接受教育部補助已屆三年。

今年《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研讀活動，本讀書會參考英美各大學古典系課綱，結合原典、評註與延伸閱讀，要求成員撰寫摘要、翻譯與上載心得，讓成員能認識凱撒當時政治、學術與歷史的大概。

讀書會進行時，遭遇到執行的問題，這些問題有賴教育部顧問室指教與協助。

歷年研讀經典

- 九十四年度 維吉爾《埃內亞紀》
- 九十五年度 奧維德《變形記》
- 九十六年度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
- 九十七年度 諷諭詩：賀拉西、柏修斯、朱凡諾

本讀書會前兩年閱讀的拉丁文文類是史詩，在第三年則改念戰記。由於多數學員專業背景為文學，同時為強化前兩年研讀史詩的基礎，在第四年將研讀與史詩休關密切的諷諭詩，閱讀的大家是賀拉西、柏修斯、朱凡諾。

本讀書會在第一年所閱讀的經典是維吉爾的《埃內亞紀》。這一部羅馬史詩敘述羅馬的先祖埃內亞斯，從陷落的特洛伊城逃出，在地中海上流浪波折十多年，最後在朱彼特與維納斯的協助之下，在義大利建立了拉丁城邦。《埃內亞紀》被認為是自荷馬之後，最重要的史詩，維吉爾也創立拉丁文史詩新的傳統。

讀書會在第二年所閱讀的作品是奧維德的《變形記》。《變形記》雖然長度、規模與韻步與史詩相同，但內容卻與一些史詩前輩大不相同。奧維德在傳說時代、英雄時代與歷史時代的大架構裡，安插了色情、變形、強姦、瘋顛等等小插曲。這些插曲甚至搶奪了主要敘述的光彩。

第三年讀書會的焦點，從韻文轉到散文，讀書會改念凱撒的兩部戰記。

讀書會原本希望激起新的火花；然而，由於成員多半來自外文系，對歷史與戰記所知不深，所收成效不彰，讀書會因此在下一年度，重新回到韻文，閱讀諷諭詩。

諷諭詩被認為是羅馬人獨創的文體。雖然運用史詩的韻步，但格局與內容卻與史詩大不相同。諷諭詩內容模仿對史詩與其它文類、嘲弄其他作家、抨擊羅馬社會等等光陸怪離的現象。在下一年度，學員將透過賀拉西、伯修斯、朱凡諾認識羅馬的另一面，同時看到英國文學作者如何賦予這個文體新生命。讀書會希望在學員專業背景，以及頭兩年研讀史詩的基礎下，能夠擦出拉丁文經典研讀的新火花

參與成員

今年參與成員共分成四類。第一類為大專院校的老師，第二類是兩名建國中學的教師，第三類是大專院校的大學生與研究生，最後一類為社會人士。成員背景主要為外文系，但也有少數歷史系、法律系與政治系的學生。

姓名	單位	職稱
康士林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比研所	所長
李燕芬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謝惠英	自由譯者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拉丁文教師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文系	兼任講師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兼任講師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國文老師
李若庸	臺北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所	學生
江哲蔚	政治大學英文系	學生
邱奕傑	臺灣大學歷史系	畢
張允欣	東吳大學法律系	畢
楊璟嘉	臺灣大學歷史系	學生
蕭福坤		退休教師
江則誼		社會人士
施宏欣		社會人士

網頁

今年讀書會網頁設在 blog.yam.com/philologia，架構分為三大項。第一項為公佈欄。助理在公佈欄公告下一次讀書會聚會的時間、地點、主讀人、研讀內容，以及其它事項。第二項則是錄音區、助理放上歷次討論的歷史錄音，以及討論內容的摘要，學員可以自由下載。第三項則是討論區，學員在此討論、分享、交流心得。

The screenshot shows the 'Public Notice' (公佈欄) section of the website. The header reads '凱撒《內戰記》、《高盧戰記》讀書會'. Below the header, there is a navigation bar with '網站', '公告', '研讀', and '討論區'. The main content area is titled 'June 10, 2008 六月份讀書會' an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 philologia: nuntius [2008-06-10 15:48:26]
- 敬啟者： 課後平安。首先，讀書會下一學年的討論時間表，與成員們都準備妥當，感謝大家的悉心努力，請大家踴躍為度常開班。
- 六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假輔仁大學外國學院討論室舉辦六月份讀書會，請大家踴躍參加。
- 為利讀書會順利進行，請大家依下列第八部分內容研讀討論。
- 1:20 研讀課
- 21:40 康康天老師
- 49:55 劉奕鈞老師

此外，請研讀凱撒戰記卷第一卷(第十五章)，有關凱撒升天的段落，約在六百行之後討論結束為止。李既多老師為次項講者。

最後，請大家踴躍完成三月份分組的翻譯工作，感謝大家的配合。敬祝

Right side sidebar:

- 康康天老師
- 【新書吧】我的新書單，感不盡述任何重要書籍！
- 【諮詢】寶特瓶機也可以拿來講！
- 【公告】一起為四川震災災民祈禱！
- 個人檔案
- Blog: philologia
- 電郵: Gaius.Julius.Caesar@
- 訂閱|好友|人氣|廣告

公佈欄

The screenshot shows the 'Discussion Area' (討論區) section of the website. The header reads '凱撒《內戰記》、《高盧戰記》讀書會'. Below the header, there is a navigation bar with '網站', '公告', '研讀', and '討論區'. The main content area is titled '本留言板設定為登入才可留言' and contains two posts:

- Two Caesarian Battle-Descriptions "Two Caesarian Battle-Descriptions. A Study in Contrast" by Robert D. Brown. The Classical Journal 94.4 (1999):329-367 比較高盧戰記第二卷和內戰記第三卷。 2008-01-16 14:23:04
- Yvonne Galus Julius Caesar 的譯稿: Julius Caesar the Gallic War book iv, chapters 16-19 January 20, 2008 內容大要：此部份可視為習氣編寫的一篇短文，標題可訂為：凱撒軍進軍阿瓦爾斯河地帶，第十六小節分析地阿瓦爾之戰，第十七小節分析阿瓦爾戰事，與凱撒工區戰事，第十八、十九小節分析十次戰事。重要建議：先將第十六小節所描寫地阿瓦爾之戰的；在戰於十八日內完成，凱撒又得軍糧運到阿瓦爾河系處，終於不來學及新地之戰。

Right side sidebar:

- 康康天老師
- 【新書吧】我的新書單，感不盡述任何重要書籍！
- 【諮詢】寶特瓶機也可以拿來講！
- 【公告】一起為四川震災災民祈禱！
- 個人檔案
- Blog: philologia
- 電郵: Gaius.Julius.Caesar@
- 訂閱|好友|人氣|廣告

討論區

執行過程

國內學生對古典研究生疏，面對古典作品不知從何下手。針對這種弊病，研讀活動參考國外大學拉丁文經典研讀課程，設計主題討論，結合凱撒的戰記與其他的二手資料。

經典研讀活動討論主題分為六大項：凱撒研究回顧、共和末年的羅馬、凱撒寫作文風、歷史寫作信實、帝國邊境的羅馬人、與古典作家筆下的凱撒等五大項。經典研讀活動首先回顧現代史家、文學批評家、與傳記作家評論凱撒的歷史，使學生對學術背景架構有基本的認識。之後，學生查究了共和末年羅馬政治在不變中的大變，觀察羅馬政治人物如何以制度謀取權力，以及歷史學者認為凱撒在共和末年扮演的角色。第三項主題分析了凱撒文章的結構與行文風格；凱撒文筆以質樸豪邁簡明出眾，兩本戰記不用抽象論述，卻以事實彙編為他勳業的菁華，為西賽羅、昆德良與蘇維托尼烏斯等古典作家所稱道，也是羅馬帝國早期文人所模仿的語體；然而，凱撒不透過文藻，而是透過事件前後的巧妙安排，透露出他要讀者相信的事件是什麼；唯有現代論文的協助，學員才能學習如何分析凱撒的作品。史家相信兩本戰記是凱撒給羅馬同胞證明他軍事行動的信息；凱撒選擇、安排與呈現事件的過程、以及與其他史料出現的差異，是讀書會第四個主題。臺灣學界對羅馬的認識，縮限於羅馬城，第五項主題要認識其他區域的羅馬人以及羅馬人如何與他族互動影響；學者也指出凱撒呈現高盧人與日爾曼人的方式，其實是跟隨著一套寫作與紀錄的規套，他受到了希臘羅馬風土與歷史作家行文傳統的影響。凱撒是古典作家筆下重要的人物，李維、普魯塔克、蘇維托尼烏斯、維吉爾、奧維德與盧坎，都有論及凱撒；學員在最後一項討論議題中探查了傳記、歷史與史詩呈現凱撒的千種面貌。

透過這一套方式，今年學員對凱撒有基本而有系統的認識。本讀書會學員以外文系為主，原本對凱撒所知不深，原本對凱撒的文本有排拒感，或是小看了凱撒的重要性。然而，在今年度有系統的分析與閱讀之後，學員逐漸對凱撒——特別是凱撒敘述與呈現的技巧——產生興趣，能夠獨立地閱讀凱撒戰記。這種研讀方式已經收到了預期成效。

執行問題

本年度讀書會執行時，遭遇幾點問題。

學員拉丁文能力仍須加強。每一個月閱讀一書，及兩篇論文的份量，對學員稍嫌吃力。可見學員還必須加強閱讀拉丁文的工夫，才能趕上讀書會每月要求的進度。

第二個問題是學習拉丁文人口太少，只會英文的成員常會造成討論的不順暢。執行讀書會的這三年間，讀書會人口緩慢地減少，雖然每年都有新成員加入，但這些新成員多不會拉丁文，他們加入讀書會都是對文本，而非對拉丁文有興趣。受限於這樣的問題，在討論文章，或是分析文本時，兩方成員很難有緊密的交流互通。另一方面，若是與只會英文的成員妥協，依賴英文文本，便又失去閱讀拉丁文的本意。這一問題，在今年的凱

撒讀書會中，特別明顯。

第三個則是跨學科的問題。這個讀書會成員，以外文系或外語學院為主。今年的凱撒讀書會，對外文系成員倍感吃力，造成讀書會執行上窒礙難行；相反地，非外文專業的學生研讀史詩則較花時間。在讀書會以外文系學人為大宗的前題下，讀書會明念度改念諷諭詩，希望成員因此能有較多的對話。

另外一個問題是網站執行力不足。教育部要求讀書會建立網站，原本希望能收宣傳、透明與交流的效果，立意良善。然而讀書會成員平日多以電子郵件聯絡，或是見面相談，網站功用不大；另一方面，從網站瀏覽人數看來，社會大眾閱覽網站的人口也不高。讀書會網站效果不如預期。

最後一個問題，是讀書會沒有像課程一般的約束力。讀書會與課程是不相同的。課程可以要求參與者繳交作業、考試或報告，授課者可以單向且較主動地設立課程架構，以及各式遊戲規則，並日後修正授課方向與內容。在學分的限制下，人數流動並不多見。然而讀書會卻比較複雜。讀書會組成自由而複雜，老師、學生與社會人士各半，每位成員發表意見，常淪為空話。除此之外，成員若遇到不感興趣的題目及討論子題，或是有事在身為辭，不能讀完指訂資料，小則沉默在座，大則以要事辭托缺席。以上為讀書會最大的兩點問題。本讀書會將針對以上問題，參照其他讀書會，思考謀劃更完整的方案。

最後一點，讀書會尋找資料太過艱辛。臺灣古典的期刊書籍零散稀少，以都柏林三一學院 *Hermathena* 來說，紙本期刊不齊，更缺電子資料。缺乏資料，考驗讀書會助理與成員蒐集資料的能力與討論空間。謹此請教育部顧問室在書籍採買與資料整合上，多加協助。

結語

拉丁文經典讀書會尋找以傳統、完整的方法研讀經典。從維吉爾到奧維德到凱撒，本讀書會不斷修正執行方法，以期成員能摸清經典研讀形成的理路，以期成員能各自在本科發揮曾經學到的老方法，老經典。拉丁文經典讀書會更冀望這些成員能拋開訪坊間常見浮面的論述，擁抱最古老與扎實傳統的學問。

學員研讀成果

邱奕傑

凱撒《高盧戰記》第五書

1. 時值盧奇烏·圖密烏與阿皮烏·克勞狄烏任值政官。凱撒從冬令營區出發至義大利，如同歷年慣例，他命令任命於各軍團的總督在冬季時，盡可能建造船隻並修葺舊船。他宣布船隻的大小與型式。為利裝載與登陸，他建造得比我們習於在內海航行的船隻要低平一些。更甚者，他發現，由於潮汐經常得變化，造成波浪較和緩。為求載荷量與大量運送馱獸，他建造得比我們在其他海上使用的船隻較寬敞。他命令所有船隻都要架上划槳，而低平的船艙對架槳更為有利。所有築船的材料，他下令從西班牙運來。高盧事完後，他往伊利里亞出發，因為他聽說該省邊境遭皮魯斯臺人劫掠。當他抵達之後，向各城徵兵，並下令在約定地集合。皮魯斯臺人得知後，派遣使者到凱撒跟前；使者表示該起事件並非公眾決定，並宣布他們已經準備好，來彌補造成的傷害。凱撒聽完他們的說辭後，要求人質，並約定交質出人質的時間；如果他們沒有依約實現，他宣布，該城將受戰爭威脅。人質依約期交出後，他指派仲裁人，估計損失，並決定刑罰。
2. 事件落幕、仲裁結束後，他轉往外高盧並返回軍隊。當他抵達，尋視完冬令營區，他發現儘管物資嚴重缺乏，在各名士兵的士氣下，約六百艘船隻依規定築成，並有二十八艘軍艦；而它們可以在近日內下水啟航。他稱讚士兵，向監造人解釋他的計劃，並下令至伊提姆港¹集合；從該港，他知道有條至不列顛最簡捷的徒徑，從大陸算起約三百哩。因此他留下數量適恰的軍隊；而他自己連同四團輕裝兵團與八百名騎兵，前往崔衛連人的領土。由於該族未前來參加會議，也未服膺權威，同時據說他們策劃煽動萊茵河對岸的日爾曼人。
3. 該城有高盧最精良的騎兵，並有強大的步兵武力；同時，如同前述，它與萊茵河接壤。在該城中有兩名彼此爭奪領導權，印篤條瑪魯與欽戈托利；後者，一獲悉凱撒與軍團來臨，立刻會見凱撒；他宣示他與自己的人民將連同交好，並不會傷害與羅馬人的友誼。但印篤條瑪魯另一方面，將衰老不宜爭戰的人藏匿在阿爾登森林中——這座森林從萊茵河宏跨經崔衛連人領土至瑞姆人的土地——他決意要召集騎兵與步兵，以及宣戰。然而，有些該城的首領，親附欽戈托利的勢力，又

¹ 今法國布倫 Boulogne

害怕我軍前來，歸附凱撒；他們依各自的利益，向他肯求，因為無法決定城中事務。印篤條瑪魯害怕被所有人背棄，遣送使者給凱撒，表示不願離開人民來見他，因為這比較容易維護他們的忠誠，以免在貴族離開後，愚昧的百姓倒戈；現在，城邦在他掌控下，而如果凱撒允許，他將到凱撒營中，並將人民與他自己的命運依順在凱撒保護之下。

4. 凱撒十分了解他說這番話的理由，也了解拖延他起事的因素；然而，由於前往不列顛的戰備已全，為避免在崔衛連這裡度過夏天，他下令送繳給他兩百名人質。凱撒一一點名，連同他的孩子與親戚，人質送繳之後，凱撒安撫印篤條瑪魯，並鼓勵他信守友誼。同樣重要的是，他召喚崔衛連的首領到他面前，一一調解與欽戈托利的關係；因為凱撒知道欽戈托利貢獻卓著，又看到他對羅馬人特別的忠誠，他認為他該在他們族人中享有更高的權力。[因為削弱他在族人間的力量]，印篤條瑪魯對這個事件心懷不滿；早在之前，他對我們已有敵意，而因這新結的樑子，他心裡燒起怒火。
5. 這事情抵定後，凱撒與軍團抵達伊提姆港。在那裡，他發現六十艘在梅爾德所築的船隻遭風暴侵襲，無法守住航道，而返回出發地；他也發現，剩下的已準備好要出發，所有事情也完成。那裡聚集從高盧四方來的騎兵，有四千名，還有各城邦的首領；其中，凱撒決定將一些忠誠這留在高盧，帶走剩下的人作為人質，因為他擔心一但他離開，高盧會有騷動。
6. 當中有名埃篤安人，篤諾利，在之前我們已提過。凱撒特別想將他安在身邊，因為凱撒知道他具有叛變的欲望、權力的欲望，在高盧人當中極富影響力。還有一事件要注意，篤諾利曾在埃篤安的會議中宣稱，凱撒已將該邦的治權交付給他，對此埃篤安人感到十分憤怒，卻不敢派使者向凱撒要求否決或再議。凱撒從他的友人中獲知消息。最初一開始，篤諾利哀求，希望能留在高盧；一說是不閤水性，懼怕大海，或說是有祭典要事在身。到後來，他發現他堅決地被拒絕，沒有達成他計謀的希望，他開始煽動高盧首領，一一召喚、勸說，好讓他們能留在大陸；恐嚇他們，將來有陰謀剝奪他們的高盧貴族權；凱撒的計劃是把他們帶到不列顛再除掉——他怕在高盧面前把他們殺害；他在他們面前起誓，要求他們發誓，他們能同心協力實現他們認為的高盧利益。這番話透過許多人傳到凱撒耳裡。
7. 因為在埃篤安城中享有極高的聲望，知道這一事件後，凱撒盡其所能阻止與挽留篤諾利；而當凱撒看到他的愚蠢瘋狂超越尺度時，他認為

應該避免篤諾利會傷害他自己與共和。在當地²逗留約二十五日，因為當季多半在當地盛行的科洛風³阻礙了航行，他盡一切力量維繫篤諾利的忠誠；同時，他又一一刺探他的一切動向。最後當發現天氣適宜時，他命令士兵與騎兵登船。當所有人忙著工作時，篤諾利在未知會凱撒的情況下，開始與埃篤安騎兵往營外移動。凱撒知道後，停止出海以及擱置所有動作，派出大部的騎兵跟隨篤諾利，並命令拘他回營；如果他動武不從命，凱撒指示將他殺了；凱撒認為這人在他面前不服他的權力，在他離開時也不會幹些什麼好事。當篤諾利被召回時，他開始抗拒、用武力抵禦，並求助他人民的忠誠，間著呼喊他是自由之人，屬於自由之邦。士兵依令將他圍住並結果他的性命；而所有的埃篤安騎兵回到凱撒營中。

8. 這事件過後，凱撒將拉別努連同三團軍團與兩千名騎兵留在大陸，好守禦港口，保護糧草，觀察高盧一切的動靜，並在時機必要時，謀定而動；而他自己與五團軍團，以及與他留在大陸相同數目的騎兵，在入落前揚帆入海，伴著徐緩的非洲風⁴。這鼓風在近午夜時停息，他偏離航道，同時被潮水帶開；在日出時，他看見不列顛平躺在他的左手邊。再一次地，隨著潮汐變化，他划槳向前，好到達島上一塊地方——這塊地方，他在去年夏天發現最適宜登陸。在這裡，士兵的好本事該被稱讚；由於他們不懈的划動，能讓軍艦與笨重的運輸艇齊頭並行。在接近正午時，所有的船隻到達不列顛；但在那裡，卻見不著敵人的影子；然而，凱撒後來從俘虜口中聽到，當大匹人馬在那裡集合時，被船隻的數量嚇到——包括新造的船隻，與私造作為私用的船隻，超過八百艘一齊出現——他們逃離海岸，並躲在高地。
9. 軍隊上岸以及選定適當紮營地後，凱撒從囚俘口中聽到敵軍聚集的地方，他留下十隊步兵大隊與三百員騎兵來看守船隻，在第三夜哨時朝敵軍前進。他不擔心他的船隻，因為他留在鬆軟而開放的海岸，並任昆圖·阿赤烏守衛船隻。晚上，在十二里處，他望見敵人軍隊。在馬背與戰車上，他們追到河畔，從高地上阻擋我們的去路，並開啟戰事。遭我軍騎兵擊退時，他們隱遁到林間，卓越的天然與工技所圍繞的地方，[看起來像]是他們在之前為內戰所準備的；而所有的通道口都被濃密叢生的樹林所遮翳。對方零星游擊，阻止我方進入基地。第七軍團的士兵，組成龜陣與攻城機突破防禦，攻戰該地，將對方趕出樹林，而我方僅僅受到小傷。只是對於逃亡者，凱撒禁止進一步追竹，一來

² 伊提姆

³ 西北風

⁴ 西南風

他對地方不熟悉，二來大半時間已經耗盡，他希望能留下時間來搭營。

10. 隔日早晨，他派出士兵與騎兵從事任務，追蹤逃亡者。當他們走上一段路時，昆圖·阿赤烏派出的騎兵找到凱撒，向他報告，昨夜發生大風暴，幾乎所有的船隻搗毀，散落在海岸；而船錨纜繩不能支撐，水手與舵手也不能抵擋風暴的威力。由於船隻相撞，造成不小的傷害。
11. 知道這一消息，凱撒命令軍團與騎兵鳴金收兵，留在原地，而他自己返回船舶。他一一看到他從傳令[的內容]知道的狀況：約有六十艘沉沒失蹤，而且，修復看起來要費極大的工夫。於是，他從軍團中募集工匠，並命令從大陸召來其他人；他寫信給拉別努，就目前手中的軍團，盡其所能建造船艇。儘管這工作耗費精力，他認為最好還是船隻停泊並緊靠在營地的塹壕旁。這需要十天，士兵晝夜不休的努力。當船舶停好，營地完全蓋好，他留下與之前相同的軍力來守衛船隻；他自己則回到他原來離開的地方。當他到達時，從四方而來的不列顛軍隊已經聚集，最高的戰爭統領經共同答應，交付給克西維勞努；一條河流將他的領地從海岸的城邦分開，這條河流稱泰晤士河，從海算起約八十哩長。在此之前，連連的戰爭在他與其他城邦間發生，但不列顛人因我們的到臨而受驚，將戰爭統率權交給他。
12. 不列顛內陸居住著一群人，據口傳傳統，是原生在島上的；海岸則居住著另一群人，因為劫略與戰爭的因素，他們遷徙自比利時，幾乎所有人依他們原生的城邦命名。他們到達當地，並因戰爭延長的關係，留在那裡，開始開墾耕作。他們當地人口稠密，屋舍幾乎與高盧相仿，有數種牲畜。他們使用銅，[或陶幣]，或有特別重量鐵桿作為貨幣。當地內陸產白錫，鐵則產在海岸一帶，但產量稀少；他們用進口銅。他們有數種木材，如同高盧，但缺冷杉與山毛櫸。他們認為不該食用野兔、雌禽與鵝隻；但是他們會因玩賞的理由而飼養。大地較高盧溫和，鮮少嚴霜。
13. 島嶼為三角形狀，其中一側面對高盧，這一側的一角，也就是在康提姆⁵，幾乎所有自高盧的船艇都在那裡上岸，它朝日升處，而低矮處面南。這一側長約五百里。另外一側朝向西班牙與日落處；朝這一側是希伯尼亞⁶，一個據信為不列顛一半大的島嶼，距離與高盧、不列顛兩地相同。在海峽中央有作座稱莫納⁷的島嶼；估計還有許多鄰近的小

⁵ Cantium 肯特

⁶ Hibernia，今愛爾蘭。

⁷ Mona，今人島，或曼島。

島；這些小島上，一些人寫說在冬季有連續三十日的黑夜。我們發現沒有這回事，但我們從水鐘發現，夜晚比在大陸上還短。這一側的長度，根據他們的測量，有七百哩。第三側朝北斗星，這一側沒有相望的陸地，但是這一側的一角特別指向日爾曼。這一段，估計長約八百哩。因此，整座島嶼周長兩千哩。

14. 所有人當中，最有文化的是居住在康提姆的這群人，他們所有的領地都面海，而風俗上與高盧相去不遠。內陸人不種穀物，而仰賴奶類與肉品，身著獸皮。所有的不列顛人使用大青，大青能產生靛青顏料，而他們在戰爭中看來較嚇人；他們蓄長髮，刮除全身的毛髮，只留頭髮與上唇鬚。在七子方面，十名或十二名，他們之間彼此共有，特別是兄與弟、父與子；但新生兒則歸給處女初次嫁娶的那名男人。
15. 敵人的騎兵與戰車與我方的騎兵，迅速地在路途中發生戰爭衝突，但我方在各處居於優勢，並將他們驅趕到樹林裡與山丘間；可是，在殺害對方多名後，急於追築，使我方喪失數名士兵。在歇戰間，當我方不預期並忙於駐營時，對方突然從樹林中竄出，作出動作後，對方馬上攻擊在營前布哨的士兵；兩隊步兵大隊連同該兩團的長官由凱撒派出，衝突爆發在兩軍間狹小的隙地；當我軍因對方的新穎戰術而狼狽不堪時，我軍英勇地突破重圍，並安然撤軍。在那一天，軍團指揮官昆圖·拉伯留·杜魯陣亡。對方被送出的步兵大隊逐退了。
16. 這種戰爭裡，在眾人眼前及營前戰鬥，顯現我軍沉重的甲冑，造成不能追逐逃敵，也不敢冒險離旗，與敵軍形態比起來，實在處於劣勢；更重要地，騎兵也不能在大危難時加入戰局，主要是因為對方多半能任意地撤退——當對方將我軍引開軍團後，他們會跳下戰車，改用不平等的步兵戰。[在騎兵戰中，無論逐退，都會造成同等的傷害。]還有一點，對方從未大匹進行戰爭，而是遍布各點，守住分散的崗位，使得他們能彼此交班，由精力充沛的士兵帶替疲倦勞累的士兵。
17. 隔日，在營地遙遠的另一方，敵人鎮坐在山丘上，他們開始吆喝他們人少，能比前日輕鬆地挑戰我方騎兵。但在中午，當凱撒為了蒐集糧草，派遣三團軍團與所有的騎兵及蓋烏·崔伯紐為督察時，對方突然從四面八方朝拾糧者襲擊而來，同時他們也不保持與軍旗與軍團的距離。我方迅速大力反攻並趁勝追擊——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看到在後方軍團的支持——，置敵人與絕境；多名敵人鎮亡，我方不給他們機會，來重整旗鼓、穩住陣腳，或從戰車上跳下。在潰敗中，對方從各地來的援軍一轟而散；在此之後，敵人再也無法以龐大武力攻擊我們。

18. 接獲他們的計劃後，凱撒引兵朝泰晤士河，往克西維勞努的領土前進；這條河有處能徒步艱難地涉水度過。當他到達那裡時，他發現在對岸有大匹敵軍武力靠近；然而這條河被尖銳設在地上的木樁所圍住，水下又有相同安插的木樁，被河水覆蓋。凱撒從俘囚與逃亡聽到這一訊息，命令在送出騎兵後，軍團快速跟上。而士兵在這速度與軍力下前進，只有頭露出水面，敵人無法抵擋軍團與騎兵的力量，棄守河岸，遠遁逃離。
19. 克西維勞努，如同前述，放棄宣戰的希望，解散多數的武力，留下約四千輛戰車，在我們的路途上埋伏；他退離道路一點點，藏匿在毫無人跡，樹叢蔓生的地點，從軍團中窺探我軍的舉動，又將牲畜與人口從原野趕到樹林裡；當我方的騎兵因收集糧草與冒險行動而遠離曠野時，他從蹊徑小路派出戰車；我們的騎兵在不利的局勢下與對方開戰，並害怕這會局限他們的行動。唯一能作的是，凱撒不允許離開軍團太遠，同時在軍團士兵勞動行軍後，盡可能焦土清野，燒光敵人的財產。
20. 在同一時間，崔波班特人——算是該地最強大的城邦——當中，年輕的曼篤布拉奇烏在凱撒的保護下，跟隨他到[高盧]大陸。他的父親原在該城中握有權位，被克西維勞努所弑，而他自己則逃脫亡命。他們遣使朝見凱撒，發誓他們將投降凱撒，並依他的命令動作；他們祈求，凱撒能保護曼篤布拉奇烏，避免曼都布拉奇烏的傷害，並送他回城任王位，握王權。凱撒向對方要求六十名人質及軍隊糧草，而他則歸還曼篤布拉奇烏。他們立刻依令動作，交出同等數目的人質與糧草。
21. 當崔波班特人受到保護，免除一切軍事威脅，奇尼曼尼人、賽鞏條奇人、安卡利特人、畢布羅奇人、卡希人都遣使歸降凱撒。凱撒從他們那裡知道，克西維勞努被樹叢沼澤所保護的基地，離此地不遠；在那裡，有大群的人口與牲畜聚集。在濃密的樹林間，不列顛人用壕溝壁壘所守住的地方，他們稱作基地，所為了阻擋侵敵的緣故，他們習慣在那裡集會。凱撒與軍團朝那裡前進；他發現該地被絕佳的自然形貌與人工技術所護著；不過，他從兩方面進攻。敵人遷移不久，無法承受我軍力量，自己從基地的另一方向逃出。發現了大匹的牲口，許多逃亡的人被逮住處決。
22. 當這事件正在進行時，克西維勞努派使者前往康提姆——曾在前面提到，康提姆位在海邊，有四名首領：欽戈托利、卡爾維留、塔西馬古魯、與色果納克斯——他命令他們盡速全力攻打海邊的軍營。當他們

到達軍營時，我們突破重圍，殺了敵軍數名，甚至俘虜貴族首領盧戈托利，平安撤軍。克西維勞努聽到這場戰役後，想到遭受到這麼多挫敗、領土毀壞、特別是城邦的造反，他透過阿崔巴特人，寇米烏，遣使凱撒談投降事宜。凱撒由於高盧突然的叛變，決定在大陸過冬，同時夏日所剩不長，他了解戰事容易延長，因此他要求人質，並定下不列顛給羅馬人歲貢的規矩。他嚴格下令，並要求克西維勞不可傷害曼篤布拉奇烏與崔諾班特人。

23. 收到人質後，凱撒帶軍返回海邊，發現船隻已經修好。船艇停泊後，因為有大匹的囚徒，而有些船隻已在暴風中毀損，他決定軍隊分兩趟載送。如同事件發生經過，在這麼多船隻與航運，在去年，在今年，沒有一艘載運士兵的船艇失蹤；但是，其中從大陸送來的這些空船——包括曾運輸過士兵，還有拉別努後來造的六十艘船——很少能達到它們的目的地；幾乎剩下來的都已遭破壞。經過一段時間後，凱撒等不到這些船，害怕因為秋分已至，時間會阻礙航行，在這情形下，他把士兵聚到甲板上，當天氣一平和，在第二哨時啟航，然後他在月升到達陸地，安然地帶回所有船艦。
24. 帶回船艦後，在薩馬羅不列瓦⁸舉行高盧會議後，凱撒發現因為乾旱，當年高盧穀物欠收，他必須與前幾年不同，在冬天將軍團安置在多個城邦；其中，他命令第一團在由蓋烏·費別烏所掌的莫里尼過冬，第二團在昆圖·西賽羅的涅維，第三團在盧奇烏·羅斯奇烏的愛蘇比，第四團在崔衛連領土，由提圖·拉別努所掌的列米。他將三團軍團安在貝洛瓦奇，由馬可·克拉蘇擔任推事，盧奇烏·姆那提烏·蒲朗庫與蓋烏·崔伯紐任職長官。一團近來在帕多⁹招募的軍團與五個步兵大隊，他送往艾卜隆尼，該地大部份位在謬斯與萊茵河河間，由安標瑞克與卡圖渥庫所統領。他命昆圖·提圖留·薩冰努與盧奇烏·奧隆庫列烏·寇塔為這些軍團的長官。依據這種分配軍團的方式，他估計缺糧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這些軍團的冬令軍營，除了凱撒分配最安全平靜的地方給盧奇烏·羅斯奇烏之外，都位在一百哩的範圍之內。而凱撒知道這些軍團已經安置，冬營已經防衛好，他決定留在高盧。
25. 在卡爾努特人當中，有名出身顯貴的塔斯格修，其先人持有該城的王權。由於他的勇氣與義舉，以及在戰役中個人的協助，凱撒恢復他祖先的大位。當他執政的這第三年，他的政敵公開地與城邦內的同謀，殺了他。這件事傳到凱撒耳裡。因為事遷多人，凱撒擔心該城由於叛

⁸ Samarobriva，今 Amiens 安眠

⁹ Padum，今 Po 波

離而弑君。盧奇烏·蒲朗庫隨軍團立刻從比利時出發，往卡爾努特前進，並在當地過冬；他要調查逮捕與塔斯格修刺殺有關的人，並送給凱撒。同時，從所有他交付的[軍團長官與參事]得知，他們已經抵達冬季營區也築好堡壘。

26. 在到達冬季營區的第十五日，隨及的叛亂與造反由安標瑞克與卡圖渥庫開始；當他們來到薩冰努與寇塔的領地，並將糧草帶到冬季營地，受到崔衛連印篤條瑪魯使者的誘發，煽動自己的人民，突然與伐木工與強大的武力攻打軍營。當我軍迅速拾起武器，登上城壘，放出的西班牙騎兵讓我方處於上風，結果敵人在失去希望下撤軍。對方出於習慣，大聲呼喊，要我方其中一名前去協議；對方想宣布內部的共識，藉此和緩衝突。
27. 為了與對方和談，送出蓋烏·阿爾皮涅烏，一名羅馬騎士以及一名友人，昆圖·提圖魯，還有西班牙來的昆圖·尤尼烏——之前他常為凱撒前去找安標瑞克；安標瑞克對他們這麼說，他必須承認他虧欠凱撒許多，因為凱撒，他得以從貢賦中獲得自由——他從前都給他的鄰族，阿鐸圖庫人貢賦——，因為凱撒，他的兒子與姪兒被解救出來——阿鐸圖奇人把他們當作人質，陷於奴隸與囹圄當中——；他攻打軍營這件事，並非出於他的決定或意願，是受到城邦所迫；權力這件事的情況是，百姓施在他身上的權力，並不小於他在百姓身上所有的。城邦的確是這場戰役的主因，因為它不能阻擋高盧突來的造反；這件是可以由他悲微的現況證明——他並沒有無知到相信，他能用自己的力量擊退羅馬人：今天，就是說好要攻打凱撒冬季營區，使軍團不能前來協防其他的軍團；高盧人不能輕易否認高盧人，特別是當首要目標是恢復共有的自由。既然這樣能滿足對族人的責任，他也能回饋凱撒的仁慈；在友誼的前題下，他警告、祈求提圖魯能為自己與軍隊的安全設想。大隊的日爾曼人已經集結，要渡過萊茵河；兩日內將到達這裡。必須要思考，是否要在鄰人知道之前，帶軍隊離開冬令營區，或是轉往西賽羅，或是轉往拉別努——前者約五十哩遠，後者是比他們更遠些。安標瑞克保證，並以誓約為記，在他的領土內，一路上能一切平安。因為這麼做，他考量了他們城邦的利益；因為釋放冬令軍營，他回報了凱撒的恩德。說完這番話，安標瑞克離開了。
28. 阿爾皮涅烏與尤尼烏向長官報告他們所聽到的。長官為這突發事件感到驚慌，雖然這是出於敵人之口，他們認為不能大意；教他們最惶惶不安的是，難以相信，像艾卜隆尼這麼無名低下的城邦膽敢向羅馬人宣戰。結果，他們把這事件交付會議，當中有十分激烈的爭論。盧奇

烏·奧隆庫列烏與多數的軍團指揮官及第一階的百夫長，認為不可輕舉妄動，不可在沒有凱撒授意下離開冬令營區；他們指出冬令營區的防護能抵禦高盧[大匹]的武力在外；已經有先例，因為早先前，他們已經抵禦了敵人的強大武力，並重重地造成敵人的傷害；糧草並不饋乏；同時，鄰近冬令營區與凱撒的協防即將到來；最後，在重大議題上，有什麼比聽取敵人的意見更加無知和愚蠢。

29. 提圖留持反對意見，當羅馬人已經集結，敵人大匹武力已經來臨，或是當災難已經降臨在臨近的冬令營區上，行動已經太晚；思考的時間短暫。料想凱撒自己已經前往義大利；否則，卡爾努特人也不會興起刺殺塔斯蓋修的念頭，如果凱撒在的話，艾卜隆尼也不會蔑視並進犯軍營。他看的並不是敵人的力量，而是情勢；萊茵河就在附近；阿留維斯圖的死與我們前幾次的勝利掀起帶來日爾曼人巨大的怨恨；降服於羅馬統治而得到的屈辱，先前光榮勝利蕩然無存，燃起高盧的怒火。最後，誰敢和他說，安標瑞克沒有十足的盤算就做這般主意？他的計劃在兩種情況下都是可行的：如果沒有發生任何困難，他們能毫無阻礙地到達最近的軍團；如果全高盧與日爾曼人達成共識，唯一的生機就是加快速度。寇塔與其他持反對意見的人又有什麼法子呢？如果現在沒有危險，在長期圍城中，他們一定要預期饑餓的降臨。
30. 這兩灶辯論過後，寇塔與其他第一階極力反對。「隨你便」薩冰努用高亢的聲音說，使得大部份的士兵都能聽清楚：「如果你想要的話。我並不比你們更畏懼死亡。士兵們是聰明的；如果有任何大難降臨，他們會要你負責任；如果你允許，他們會在明天過後與鄰近的冬令軍營結合，與同袍共赴戰場，而不是遠離孤立其他人，死在刀槍或饑饉下。」
31. 聲音從會議中竄起；他們緊握著兩方並哀求，不要因為他們的分歧或固執而將他們領上絕地；事情很簡單，或是留或是走，只要全部能一起決定並批准；在分歧中他們看不到任何生機。爭論持續到深夜。最後寇塔舉起手同意了；薩冰努贏得最後的決定。宣告在曙光時出發。大部份夜間的時間，都花在夜哨上，當每一名士兵都四處望著，什麼他能帶在身邊，什麼冬季裝備他必須留下。[他們試盡一切要士兵相信，接下來的事並非全無危險，同時危險會隨著疲倦與站哨而增加。]日出時，他們從營地出發——他們相信，這計劃並不是出自於一名敵人，而是一名友人[安標瑞克]——，伴著冗長的隊伍與龐大的行李。
32. 而當敵人因晚間的喧鬧與崗哨知道我軍出發時，對方設下埋伏，在樹林兩側適當且隱密的地方，約兩里處，等待羅馬軍隊的到來；當大對

人馬走下寬廣的山谷時，他們途然從山谷兩側現身，威脅軍隊後方，並阻止軍隊前鋒登上攀登，同時在對我軍不利的地點開戰。

33. 最後，先前沒料想到的提圖留嚇壞了，跑上跑下指揮步兵大隊，在這種恐懼中顯現他對一切的無能；這通常發生在危急間要下主意的人身上。然而寇塔老早就知道事情會發生在半路上，他並不放棄行軍間指揮的角色，也不棄守大眾的安全，高呼步兵大隊與士兵，他同時擔任將領與士兵的位置。由於隊伍冗長，不容易在各處巡視，也不能看顧各處發生的事件，他們下達傳令，丟下行李並繞成一區。這樣的決定在這情況下，不是不能理解，但卻帶來負面的結果；它打擊我軍的士氣，又激起敵人向戰的衝動，因為這動作並非不是出於恐懼與絕望。接下來事情發生了——因為不得不發生——大匹的士兵離開他們的軍旗，在行李中找尋每一件他們認為最心愛的東西，並急著要拿走；四處充滿的哭喊與淚水。
34. 但是野蠻人並沒有失了他們的主意。因為對方的首領已經下令到每列行伍，不准任何人離開崗位；他們收下每一件羅馬人留下的東西當作戰利品；之後，對方認為一切都寄望在勝利中。[對方在戰鬥中的勇武與數量是旗鼓相當的。]雖然我軍已遭將領與命運背棄，但他們在英勇中還存著生存的希望；只要當步兵大隊衝鋒陷陣時，在那裡就有大隊的敵軍陣亡。發現這一點時，安標瑞克下達傳令，從遠處擲發長槍而不靠近，同時當羅馬軍逼近時，就從該處撤退[輕便的軍裝與每日的訓練並不對他們造成傷害]，當我軍撤守回令旗時，對方尾隨跟進。
35. 對方仔細地觀察這些指令。當步兵大隊從圈子散開並衝進作戰時，敵軍立刻逃開。而同時，這一方不得不暴露在外，而在這暴露的一側受到長槍的攻擊。反過來，當我軍開始回到原本他們離開的地方時，他們遭受原本撤退和在附近的敵軍包圍。另一方面，當我軍想掌控一處時，這一處卻讓他們的勇猛無發揮之地，他們也無法擋住蜂擁射來的長槍。儘管處於如此的劣勢，受到多處傷害，他們還在抵抗；一天大部份的時間都過去了，從黎明打到八時，他們沒有做出任何失去顏面的舉動。提圖·巴爾文提烏，去年曾執槍作前鋒，一位勇敢具威望的人，在他的兩脅都遭矛刺穿；昆圖·盧坎紐，與他屬同一級，英勇地對抗，當他要救援被包圍的兒子時，他陣亡了；盧奇烏·寇塔任長官鼓舞所有的步兵大隊與百人兵團時，迎面而來的投石器砸中他的臉。
36. 昆圖·提圖留對發展感到焦躁不安，當他望見安標瑞克在老遠處在激勵敵軍時，他派遣通譯格奈烏·龐培烏到他跟前，求對方能饒他與士

兵一條生路。聽到這請求後，對方回答，如果我方想和他和談，可以；他希望他能說服他的人馬，能保障我軍的安全；不會有任何傷害發生在提圖留身上，他依例發下誓言。提圖留向受了傷的寇塔說明，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們將退出戰場並與安標瑞克一個人對談。寇塔拒絕到武裝的敵人間去，並在這一點堅持著。

37. 薩冰努現在召集繞在他身邊的軍團指揮官，並命令第一階的百夫長跟隨著他；而當他們靠近安標瑞克時，薩冰努受命拋下武器，他依照命令作了，並要求我軍這麼做。而正當他們正在進行會談，安標瑞克有目的地拉長說話的時間，他們逐漸被包圍殺害。之後，對方依習俗高呼勝利並拉開音量，朝我方攻擊，攪亂我方兵團。在那裡，盧奇烏·寇塔打鬥中與大部份的士兵陣亡。倖存者躲在他們離開的軍營裡；其中，盧奇烏·佩卓希狄，一名持鷹的士兵，當他遭大隊的敵人威脅時，將老鷹放到軍營裡，在營前他英勇地戰死了。我軍艱困地持續戰鬥到晚上；在晚上時，失去生存的希望，他們全部自盡，只留一人。一些在戰場中活下來的人，經過樹林間蜿蜒的小徑跑到長官提圖·拉別努過冬的營地，並告訴他事情的經過。
38. 受到這次勝利的鼓舞，安標利克馬上與騎兵前往位在鄰國的阿鐸圖奇人；他晝夜不休，又命令步兵在後面跟著。報告事件，鼓動阿鐸圖奇人之後，隔天他前去涅維，同時鼓勵他們不要丟失得到永久自由的機會，並為他們所得到的傷害向羅馬人報仇：他宣告已經殺害兩名軍隊長官，大隊的士兵也戰死沙場；突襲壓制消滅與西賽羅一同度冬的軍團不會花費太多工夫；他自己會在這件事上出力協助。用這一番話，他簡單地說服了涅維人。
39. 接著使者馬上派遣到裘特隆人、格魯狄歐人、蒲留莫宿人、蓋篤姆諾人，這修都在阿鐸圖奇的勢力之下；他們儘可能聚集武力，出其不意下進攻西賽羅的冬令營地——提圖留的死訊還沒傳到他的耳裡。同個事件又再發生——不能避免地——有一些士兵為了伐木築城的緣故，跑到樹林裡，他們遭到突來的騎兵所殺害。我軍被包圍之後，艾卜隆尼、涅維、阿鐸圖奇、與所有他們的盟友與附庸國開始攻擊我軍軍團。我軍馬上跑向武器，堆起城壘。當日是很難熬的一天，因為敵軍將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速戰速決，同時相信，如果他們能在這裡取得勝利，他們將能獲得連番的勝利。
40. 西賽羅立刻將傳令兵派往凱撒，如果能成功達成任務，保證會有大賞；所有的道路已經遭到封鎖，使者遇害。當天晚上，約莫一百二十座塔

樓已經由為防禦而收集的木材，難以置信地快速築成；所有有缺漏的工事也修築完成。隔天，敵軍聚集超大的部隊攻擊軍營，填平戰壕。我軍以前一天什麼方法來抵抗；大部份的時間就這樣進行著。當晚每分每秒不間斷地投入工作；病殘者沒有一絲休息的機會。任何應付隔天襲擊的工作都在晚上完成。大匹火槍已經點燃，木柱已經立起，架起塔樓，並將城垛與障礙牆依附在上面。西賽羅自己，雖然身體欠安，即便在晚上也不容許自己有休息的時間，直到最後被團團包圍的士兵與抗議給帶離。

41. 接著，涅維的將領與酋長基於邦誼，將一些話帶給西賽羅，表示希望和談。以安標利克用在提圖留的相同方法，他們提醒，所有的高盧已經武裝動員起來；日爾曼人已經跨過萊茵河，凱撒與其它的營地正遭攻擊。他們甚至提到薩冰努的死亡；他們點出安標利克以取信我軍。對方表示我方是錯的，如果我方將希望放在也遭包圍而陷入困境的其他人身上；他們對西賽羅與羅馬的意思是不拒絕任何事情，除了冬令營地，他們並希望這動作不會成為常例；他們會讓我方安然地離開冬令營地，並毫無懼怕地朝任何一個我軍希望的方向離開。西賽羅為此只回答一句：羅馬人不習慣接受自武裝敵人的任何條件；如果對方能放下武器離開，接受我方的協助，送使者到凱撒跟前，基於凱撒的正義原則，他希望對方能接受我方的要求。
42. 涅維人被這希望激起，用九尺高的城牆與十五尺寬的戰壕圍起冬令營地。對方從去年與我們的交涉中，學到這些東西，他們偷偷從軍隊抓來的俘虜也教導他們；但是手上沒有合適的工具資源，對方努力用刀劍鏟土，用雙手與罩袍挖土。從這裡可以知道有龐大的人口；在三小時內，他們就完成了周長十五哩的塹壕，接下來得幾日裡，他們開始準備並建築城垛、長勾與攻城器——這些同樣也是俘虜教他們的。
43. 在圍城的第七天，吹起強風，對方開始投擲用軟黏土做成的火彈與燒紅的長槍到臨時營房——營房是以高盧人的方法以麥桿覆蓋。營房很快地著了火，在強風下，火勢傳遍到營地各處。高呼大喊，好像勝利已經確定在手，對方開使移動城垛與攻城器向前，並用梯子登上城牆。我軍的英勇與精神是這樣驚人——當火燒四處，當我軍被蜂擁而來的長槍所威脅，當我軍了解他們所有的行李與財產都著了火，不但沒有人離開守備而逃跑，幾乎沒有人會往回看，而所有人大力勇猛地戰鬥。這是我軍最艱困的一天；而事情發展的結果是，當天有大隊敵軍受傷並陣亡，他們聚集在城下，而且後衛並不留給先鋒任何退卻的地方。當火勢逐漸消退，塔樓在一處架起並攀附在城牆上，第三團的百夫長

們從他們原本駐守的地方退下來，開始用信號聲響叫喚敵人，如果敵軍想進城的話；但是敵軍沒有任何一人願意向前。他們被投石及其它的投擲物給驅離，塔樓也遭縱火。

44. 在軍團中有兩名非常英勇的人物，十分接近最高階的位置。他們彼此有長年的爭執，誰該站在第一位，同時他們每年都在競逐最高的位置。其中，當猛烈的戰鬥在塹壕裡進行時，普羅說，你在游移些什麼，渥瑞努？或是你想在什麼地方好證明你的勇武？今天是定奪我倆爭執的時候。話一說完，他走出城外，並衝進看來部署最靠近的敵軍。渥瑞努也沒有躲在城內，而是怕大家的想法議論，也委隨而出。在這不算大的距離中，普羅向敵人頭執長槍，並擊中一名正走出人群的敵軍；當這名敵軍被擊中並在垂死當中時，對方用盾牌護著他，敵軍全體向他們的敵人投出長槍，不留給他退離的空間。普羅的盾牌被射穿，同時一只長矛正著在他的腰帶上。這意外撬彎了他的劍鞘，讓他的右手一時無法拔劍，敵軍圍繞在他四周，讓他陷入困境。他的對手渥瑞努趕忙前來，協助正在苦戰的普羅。在這結骨眼，敵軍全轉了向：他們認為他已經被長矛給射死。渥瑞努持劍近身作戰，在殺死一人後，他小小地退卻剩下的敵軍；正當他急切地持守著的時候，他卻跌落在窪地上。他反倒過來被敵軍包圍，普羅前來協助，最後兩人殺死許多敵軍後，在歡呼盛讚之下，安然地回到城中。在戰鬥爭奪中，兩人的命運這樣轉便，彼此是敵人又互相協助保命，因此無法判斷在英勇中誰是勝出的。
45. 當戰役每天變得更加艱困危難時——而主要是因為大部份的士兵都負了傷，防衛的工作落在少數人身上——愈來愈多的傳令兵與使者派往凱撒軍營；但是他們大部份都被抓起來，在我軍面前被凌辱至死。有名涅維人在營內，名叫維提可，出身顯貴，在圍城前已經逃到凱撒跟前，並證明他的忠心。他用自由與大筆的獎賞說服一名奴隸，來帶份訊息給凱撒。這名奴隸在長矛中攜著信息——一名高盧人在一群高盧人之間——，毫無嫌疑地找到凱撒。就是他將有關危險與西賽羅軍團的事情帶出來。
46. 接到信後，凱撒約在十一時，立刻派出使者給在貝洛瓦奇地方的馬可·克拉蘇，他的冬季營區距離約二十五哩；他下令軍團在子夜出發，立刻到他面前集合。克拉蘇接到命令後馬上出發。凱撒將另外一名傳令兵送往軍團長官蓋烏·費邊，能帶著軍團到阿崔巴特人的邊境，凱撒知道將從這裡經過。他寫信給拉別努，指示如果對共和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就和軍團一齊到涅維的邊來。至於剩下部份的軍團，因為距

離有一點遠，他不認為應該繼續觀望；他從臨近的冬令軍營聚集約四百名騎兵。

47. 約在第三時，從先行軍口中確定克拉蘇即將到來，他該日前進了二十哩遠。他將克拉蘇安置在薩馬羅不列瓦，並分派一個軍團，因為他在那裡要留下軍隊的行囊、各城邦的俘虜，公文，以及所有他為了過冬而帶來的糧草。費邊，依照指示，不可拖延過久，要在路途中與軍團相會。拉別努得知薩冰努陣亡與步兵大隊遭屠殺，當崔衛連軍備全向著他一人時，他害怕若是他從冬令軍營出發，作出逃跑的樣貌，他將無法抵抗敵軍的攻擊——特別是他知道敵軍正因近來的勝利而狂喜——，他致書給凱撒，表示把軍團帶出冬令軍營是要有多大的危險；他描述在伊卜隆尼的情形；他表示崔衛連所有的騎兵與步兵武力，在距離他軍營三里處的地方待守著。
48. 凱撒同意克拉蘇的決定，雖然他得放棄三個軍團的打算，將數量減到兩個，不過，他把把唯一全體安全的希望全放在速度上。急速行軍，他來到涅維人的領土。在那裡，他從俘虜的口中得知發生在西賽羅身上的事情，以及事情的危急。接著，他用打筆的獎賞，說服其中一名高盧騎兵，來帶個信給西賽羅。他用希臘文寄信，以防信件遭攔截時，我方的計劃會透露給敵軍知道。如果他不能到達的話，凱撒指示，將信用皮帶縛在長矛上，投擲到軍營城內。信中他寫著，他與軍團已經出發，將馬上出現；他鼓勵他能保持過去的英勇。這名高盧人害怕危險，依指示將長矛投出。不意下，它卡在城垛上，連兩天都沒被發現，第三天，被一名士兵發現，摘下後轉給西賽羅。讀過一遍之後，西賽羅在士兵面前宣讀，給大家帶來無上的歡欣。望見遠遠燒起的煙炊；掃除了軍團是否會到來的所有疑慮。
49. 高盧人從偵查兵口中得知這件訊息，放棄攻城，以所有軍力，將目標轉到凱撒身上。武裝約達六萬人。西賽羅一有機會，便請求同一名維提可，一名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高盧人，傳信給凱撒；西賽羅警告他，路上要小心謹慎；信中他寫說敵人已經離開，移師轉往凱撒的大隊。這信在約半夜時送達，凱撒讀信後，告訴大家這訊息，勉勵大家要準備抗敵。隔日黎明移防，他移動約四哩，看見敵人正穿過山谷溪流。對這麼小的軍力，要在這不利的地點作戰，是件十分危險的事；之後，他得知西賽羅已經擺脫圍城，局勢已經和緩，凱撒認為可以減慢他的速度；他停下腳步，選定一個最適宜的地方紮營，這是一個很小的營地，特別是對七萬人的軍隊，沒有行李時也是一樣，不過，他特盡可能縮窄街道的寬度，計劃能勾引起敵人的蔑視。同時，將偵查兵送到

各個方向，找尋最適合穿過山谷的路徑。

50. 當天，當有場小小的騎兵在水邊發生時，雙方都守住自己的根據地：高盧人是因為還在等待尚未到達的大隊武力；而凱撒，或許能假裝畏懼，將敵人引誘到我方的陣地，這樣就能在河谷的這一岸，在營前開戰；如果他不能的話，也可能在探索完路徑後，在較小危險之下，渡過山谷與河流。黎明時，敵軍的騎兵來到我方營前，並與我方騎兵開戰。凱撒思考後，命令騎兵收手，撤軍到營中，同時，命令營區四周用較高的城牆穩固住，門前設下路障，並在這些行動中，表現出極度的慌亂，又扮出驚懼貌。
51. 敵軍被這些行動引誘，帶軍穿過，並在不利的地點設下隊仗；當我方撤退到軍營內時，他們逐步靠近，從四面八方堡壘投擲長槍，又在四周安置傳呼兵，命令宣布，要是有高盧人或羅馬人願意在三時以前，前往對方陣營，他們將保證不會有任何危險；在那之後就不可能了：他們如此輕看我軍，認為他們不用攻破，表面看來由一排土堤所保衛的大門，一些人開始用手拆牆，又一些人開始填平壕溝。之後，凱撒從所有的城門送出突圍，派出騎兵，立刻逐退敵人，如此使得沒有人堅守攻打，同時，他擊殺大隊的敵軍，並解除他們的裝備。
52. 他派追逐太遠，因為前方有樹林與沼澤擋路，同時沒有任何機會給在敵人一丁點打擊，因此他與全部未受傷害的軍隊，在當日與西賽羅會合。敵人高聳的塔樓、龜陣與防禦攻事教他感到十分驚訝；他帶領軍團向前，發現不到十分之一留下的士兵是安然無恙的：從這些事中，他發現行動是在何等的危險與勇氣下展開的。依據西賽羅的功蹟，凱撒稱贊他以及軍團；他一一與百夫長與軍團長官講話，他在西賽羅的見證下，見識到這些人卓越的勇氣。從囚虜口中，他知道薩冰努與寇塔的慘劇。隔天召開會議，陳述一次發生的事件，安撫並穩定軍隊：軍團總督因錯誤與魯莽造成的問題，他們必須平心接受，還有因上蒼與他們自己的英勇，惡運已經消除，敵人的喜悅不會拖太多時日，我軍自己的苦難不會繼續。
53. 同時，透過列米人，凱撒的勝利難以置信地傳到了拉別努耳裡——雖然他距離西賽羅的冬令軍營約有六十里，而凱撒一直到九時才會到達當地，軍營門前響起呼聲，用這樣的呼聲，列米人向拉別努送上勝利的表示和恭祝。當這傳聞傳到崔衛連人時，印篤條瑪魯——他已經決定在隔日攻打拉別努的營地——在夜裡逃走，又將大隊武力撤回崔衛連。凱撒將費邊，連同他的軍團，送回冬令營地，他自己則決定與三

個軍團在薩馬羅不列瓦周遭的三個營地過冬；由於在高盧有這樣大的動亂，他決定整個冬天要和軍隊待在一起。而當薩冰努不幸的死訊傳開時，幾乎所有的高盧城邦都想戰爭，派遣使者與代表至各處，來看看其他人會有什麼樣的計劃，並尋找宣戰的地方，他們又在一處偏僻的地方召開晚間會議。凱撒在冬天幾乎沒有一刻是不驚不懼的，沒有不接到高盧謀劃與動亂的消息。從盧奇烏·羅斯奇烏——他曾令擔任第十三軍團——口中，他確定大規模高盧的武力，從一個叫阿爾摩利克城邦，已經集結要攻擊，而離他自己的冬令軍營不到八哩的距離；不過，一接到凱撒勝仗的消息，他們撤離軍隊——撤離的模樣看來就像是潰逃一樣。

54. 凱撒之後召集每一城邦的首領；他宣布他知道已經發生的事情來恐嚇一些人，又鼓勵其他人來降服另外一些人。只是，在強國中最強大的城邦，在高盧中有極高的威望賽諾尼斯人，召開一場會議，試圖殺害由凱撒扶持的國王卡瓦里努——他的兄弟莫里塔斯古在凱撒來到高盧時，還有他的祖先，都持有王權。當卡瓦里努事先得知又逃跑時，他們追逐他甚至到了邊境，將他趕離王位與國土，又遣使給凱撒請求寬恕；但當凱撒下令該族全體元老院都要到他跟前時，他們聽了卻沒出現。發現有其他人的首領要宣戰這件事，對野蠻人是有這麼大的影響，對所有人的態度起了這麼大的轉變，以致於只有挨埃篤安人與列米人能免除我方的疑竇——凱撒將他們一直置於極高的位置，一方對羅馬人民有長又久的情誼，另一方對近來的高盧一役有功。我認為這件事沒有這麼驚人，因為在其他眾多因素當中，這個城邦在戰功中，超越所有的部族，喪失了這麼多威望，它對於必須接受羅馬人民約管一事，心懷恨意。
55. 因此崔衛連與印都條瑪魯在整個冬天完全沒有鬆懈，派遣使節跨過萊茵河，煽動城邦，約定財產，宣稱當我方大部份的軍隊已經消滅，剩下的只是一小部份。可是，沒有任何一個日爾曼城邦能被說服，來跨越萊茵河，他們說在阿留維斯圖與坦克特利的行動中，他們已經試過兩次，他們不會再甘冒這風險了。印篤條瑪魯沒有達成他的心望，然而他開始募集軍隊，訓練他們，從鄰境召募騎兵，用高額的獎賞，將全高盧的流放犯與死囚全納到自己旗下。如此一來，他在高盧事務上取得非常大的權威，使節從四面八方而來，於公於私向他祈求交誼。
56. 當他了解到他們是為了各別的目的而來時——賽諾尼斯人與卡爾努特人受到他們自身的罪行而起事，另一方面，涅維人與阿鐸圖奇準備與羅馬人開戰，而如果想從自己的領地出發，他自己不會缺乏志願軍

——，他召開戰時會議。根據羅馬人的習慣，這是戰爭的肇始，根據共通的律法，所有成年人習慣戎裝與會；最晚到達者，會在眾目睽睽之下受極刑處死。在這場會議，印篤條瑪魯宣布欽戈托利為敵人，並充公他的財產——欽戈托利是另一黨派的首領，也是他的族人，在前面我們說到他跟隨凱撒的保護並不離開凱撒。事完後，他宣布他自己是被賽諾尼斯人、卡爾努特人與其他高盧城邦召喚而來；從這裡出發，穿過列米人的土地，破壞他們的田地，同時在此之前，先攻擊拉別努的軍營。他指示他想要進行的事情。

57. 拉別努處在天然地形與軍營防禦工事之中，並不為他自己與軍團感到害怕；他計劃是不要丟失成功達陣的機會。同時，從欽戈托利與他的族人口中知道，印篤條瑪魯在會議中的講話，他派遣傳令兵至鄰近的城邦，同時從各處召集騎兵；和他們約定會集的日子。同時，印篤條瑪魯幾乎每天，與所有的騎兵在城下徘徊不去，有時來勘察營地的地勢，有時則是為了和談與威嚇的目的；大部份的騎兵會將長矛投擲到營內。拉別努將我軍守在防禦工事內，並盡其可能增加畏懼的印象。

58. 當印篤條瑪魯不斷前來營地，其蔑視的態度與日俱增，拉別努將鄰境的騎兵——他之前已經召來——全帶進來，並為了守衛的目的，他將全軍小心地安在營內，讓消息完完全全不可能透過任何方法透露給崔衛連人。此時，印篤條瑪魯一如每日的習慣，來到營前，消磨了大部份的時間；騎兵丟擲長矛，口帶髒話，正對我軍挑起戰爭。我軍沒有任何反應；當時間到了，黃昏時，對方也就四散離開。突然，拉別努從兩個城門派出所有的騎兵；他已經交待指示好，當敵人受驚飛奔逃跑時——這一點，他已經預料到會發生，並已經發生了——所有人應該追逐印篤條瑪魯一人，他們不應該讓任何一個人受上，直到拉別努看到印篤條瑪魯被殺死為止，因為拉別努不希望一丁點拖延會讓他有機會逃跑。他提供大筆獎賞給殺死他的這些人；他派遣步兵大隊支援騎兵。時間證明這個人的計劃，而當所有人追擊一人時，印篤條瑪魯在河渡口被抓到殺死，並且他的頭顱被帶回營裡；回營時，騎兵盡可能追殺。知道這件事後，艾卜隆尼與涅維人所有的聚集的武力解散，而之後凱撒發現高盧一地較為平靜。

凱薩筆下的高盧人

一、序言

《高盧戰記》是羅馬強人凱薩撰寫的記事文本。其內容為按年敘述凱薩的高盧軍團與高盧人以及日耳曼人交戰的過程。在作戰敘述 (battle narrative) 之外，《高盧戰記》有許多關於高盧以及日耳曼地區的民族敘述 (ethnic narrative)。本文以民族敘述觀點，提出《高盧戰記》裡的民族敘述改善了凱薩之前的民族敘述傳統。第一部份將討論凱薩之前的民族敘述傳統主要的概念。凱薩之前，針對高盧地區寫作的作家以希臘人為主，所呈現的高盧人風貌具屬極端奇異與兇殘，但少有作家親自證實這些說法。第二部分則是討論對《高盧戰記》裡的民族敘述。《高盧戰記》記載了許多凱薩與高盧人以及日爾曼人談判與協商的過程，在在說明高盧人與日爾曼人比之前希臘作家筆下的印象更複雜與文明。同時也說明了《高盧戰記》的記載方式比起希臘作家的記載方式更能夠傳載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異文化的結構。第三部分，則是討論凱薩使用的文體。前兩部分來看，文體本身可以決定如何限制以及釋放作家所知的資訊，同時也可以決定讀者如何可以針對各種文體的限制以及自由來閱讀並取得資訊。

二、凱薩之前的民族敘述傳統

要討論凱薩之前的民族傳統，必然需要仰賴希臘作家的記載。凱薩之前的羅馬作家屬舊拉丁時期，傳世作家甚少，且以詩歌戲劇作家為主，與作品質與量最豐富的古典拉丁文時期有很大的差異，傳世者論及高盧地區與高盧人則又更少了。希臘作家的著作反而是討論高盧人的主要來源（見附表一）。內容多為很概略的地理方位、民族性格、以及奇異風俗。此中許多作家是以希臘地區接觸的高盧人作題材，而有提到義大利法國地區高盧人的作家，有 Polybius、Poseidonius、和 Diodorus Siculus 等人。Polybius 的 *History* 第二書中就有一段是在記載關於阿爾卑斯山的高盧人、伊特拉斯坎人和羅馬人的戰爭。Polybius 的觀點要以軍事及戰略出發，認為高盧人毫無組織會戰的能力，同時又提醒他的讀者絕對不要對於高盧人的突然入侵感到訝異，因為這個種族的的天性就是如此 (Polybius 2. 35)。Diodorus Siculus 的 *Bibliothēke* 中對於高盧人的描述非常具體，從膚髮顏色到服裝和講話聲音都包含了。當然，還有一些奇聞軼事，如高盧人喜歡跟敵人單挑，在單挑之前還要先朗誦一遍自己家祖先的諸種偉事，戰勝敵人後把他的頭割下掛在馬頭上，帶回去跟野獸的頭一樣掛在牆上 (Diodorus Siculus 5. 29)。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關於高盧女人的敘述：高盧女人的體型跟不僅她們的丈夫一樣大，還跟他們一樣強壯，但高盧男人不太理睬他們的女人，反而比較喜歡跟男人作違反自然之道的交媾 (Diodorus Siculus

5.32)。Poseidonius 的作品已散軼，僅以殘篇存於各作家的引述之中。但如 Strabo 等作家皆強調他有親赴高盧的經驗，並指名道姓引用 Poseidonius 著作，是以大致可以認定 Poseidonius 的民族敘述有一定的影響力。舉例來說，我們知道 Strabo 就有引用許多 Poseidonius 的資料。Strabo 引述了一整段的 Poseidonius 高盧人獵頭敘述 (Strabo 4.4.5)，且由於其內容與 Diodorus Siculus 大致相同，我們可推斷 Diodorus Siculus 在取材方面也借重 Poseidonius 甚多。除了所提三位作家之外，我們也可以透過 Strabo 豐富的資料來源間接看到許多作品已然散軼的希臘人對於高盧民族敘述的貢獻。如他曾引西元前四世紀的 Ephorus 的說法，說高盧人對於希臘人有無上的崇敬，甚至杜撰許多當時希臘人的事情，譬如希臘人希望能保持好身材，並會處罰有小腹的年輕人 (Strabo 4.4.6)。

是否高盧人都如上述希臘作家所敘述的，我們無從得知。若一般而論，任何文字敘述在本質上就是不可能客觀。觀察者永遠是由自己的感官世界出發。Greg Woolf 就認為 Strabo 的 *Geography* 在組織方面呈現出了一個以羅馬做為中心的世界觀 (Woolf 50)；不僅如此，他還認為 Strabo 的著作作用凱薩征服高盧前的部落生活、征戰、以及野蠻語言作為凱薩征服高盧後、在羅馬統治下的寧靜、農業生產、城市化、與拉丁語言的文明景象 (Woolf 52)。Thomas S. Burns 也對於羅馬人繼承的民族敘述傳統是沒有改變的：羅馬人運用一套非常傳統的民族敘述公式，主要做為自我檢視的工具，次要則為提供一點娛樂 (Burns 3)。這類民族敘述強調的都是異文化的兇殘與不可理解的生活習性。

簡單來說，我們若視希臘作家的民族敘述為普遍現象，那我們就要相信高盧人是愛依照幻想模仿希臘人、十分好戰又很愛搞同性戀的白膚金髮男人、喜好把砍下的頭帶回家掛在牆壁上的民族。既然高盧人沒有任何著作傳世，我們沒有證據質疑希臘作家的說法。但他們的資料來源可議、資訊本身就人類經驗來說十分極端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這些希臘作家的重點是異域的陌生與詭異的行為，而非異文化本身。這些作家的民族敘述沒有地緣形成的層次，沒有人性的層次，也沒有人際關係的層次。他們的民族敘述的政治性大於任何其他面向。這對於受中國儒家傳統教育的人而言，應該很熟悉。中國歷代區分非漢族的用詞琳瑯滿目。我們在心底也飽藏對於蠻夷戎狄的恐懼。就此，我們可以懷疑，在希臘作家使用了文化差異，來滿足己文化對於異文化的偏見，倚仗疏離建立安全感。

三、再讀《高盧戰記》的民族敘述

文化差異的強化使得己文化能夠有確實的定義；異文化也就可透過己文化的排除法定義出來。就現代發展出的民族學觀點來看，結構主義所提供的類比策略可以讓民族論述顯得「客觀」許多，但也沒高明多少 Fredrik Barth 指出，現代民族學裡，一個民族理想型定義雖然可以用四點簡要提出：

1. 族群可以依生物本性自行永恆繁衍；
2. 族群有共通的文化價值，並以明顯且一致的文化型態存在

3. 族群會形成通訊與互動網絡

4. 族群有身份可供自我認同，可被他人認同，如可自其他分類中分辨出的分類

但是無法逃避的問題仍然存在：疆界的維繫 (boundary maintenance) 因為這種科學方法的理想型定義而得以存在，從而容許各類種族差異、文化差異、社會分歧、語言隔閡等問題能理所當然反應出文化的發展是在相對孤立的狀態下發展的。一言以蔽之，「This history has produced a world of separate peoples, each with their culture and each organized in a society which can legitimately be isolated for description as an island to itself (Barth 11)。」於是我們問：己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反應出兩個文化之間確實有鴻溝般的隔閡，還是文化差異反應的是社群的心理意識而非實質現象？簡言之，是否隔閡是己文化的意識型態造成的？這必須要透過考古研究以及文獻研究進行。在此我不企圖達成任何型式的結論。但是，對於意識型態的討論，可用高盧戰記的閱讀作為開端。

首先建立討論意識型態的定義作為前提。George A. Kendall 討論了三種不同的意識型態定義：

1. 意識型態是一個社群的意識部件的整體 (sum of the mental component of society)，主要強調意識型態在本質上屬於主觀認知的角色。
2. 意識型態是對於社會結構有主導性影響的心智活動。(mental activity which has some determinate relationship to the social structure)；在此定義下，意識型態的存在價值就是維繫其所建立的社會結構。
3. 意識型態是與烏托邦形成對立的思想模式。意識型態是將可能性限制住、趨近於現實的思想模式，烏托邦則是將可能性開放、趨近於理想的思想模式。(Kendall 262-3)

Kendall 認為，這三種意識型態定義終歸必須落入意識型態最原始的狀態，即運用思想的限制特性形成形式 (Kendall 265)。若我們以這個概念觀察希臘作家的民族敘述，則我們可說，民族敘述的本質是利用恐懼與陌生的心理狀態形塑己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的心理疆界。

但羅馬人對於高盧人的恐懼感所形成的意識型態並非建立在不真實的恐懼，而是如 Arthur M Eckstein 所說，是建立在殘酷的事實之上；且不只是羅馬城的人，而是義大利諸城邦，甚至義大利以外的城邦，都共享同一份對於高盧人入侵的恐懼 (Eckstein 133-4)。首先來看看 Livy 如何描述羅馬人與高盧人在約莫西元前 390 年的第一次接觸。那年羅馬派遣使者告知正在入侵伊特拉斯坎的高盧人，表明羅馬預備保衛他們的盟友的決心。高盧領袖會議回答說，他們從來沒有聽過羅馬，但相信羅馬人必定值得尊敬，因為他們被寄予救援的厚望。但因為高盧人急需土地，除非羅馬的盟友願意畫出土地，不然高盧軍隊不會退兵。對凱

薩之後的讀者而言，羅馬軍隊在這次面對高盧人的表現令人訝異的糟。李維筆下的羅馬陣線脆弱到兩軍一接觸就崩潰了；接下來羅馬城被劫掠，還慘遭祝融肆虐（Livy 5.35-39）。比照之前的希臘作家，高盧人不論在希臘人還是羅馬人心中，就是敵人、異族的形象，從來不是朋友。這個敵對意識在《高盧戰記》中也是存在的。凱薩解釋說，就是因為他還記得執政官 Lucius Cassius 對抗 Helvetii 時慘死，他手下的羅馬軍隊被賣做奴隸的恥辱；以及他的老丈人 Lucius Piso 也在同一場戰役中被殺，讓他決定必須要採取軍事行動嚴懲 Helvetii（Caesar. BG 1.7）。其他事件，如第三書裡提到的 78 B.C 在艾奎坦（Aquitania）戰敗的羅馬軍隊和戰死的羅馬將軍 Lucius Valerius Praeconinus，更是加遽了羅馬人對於高盧人的恐懼遐想（Caesar BG 3.20）。就是這種衝突型態從 390 B.C. 到 58 B.C. 近三個半世紀的時間，高盧對於羅馬造成了深刻的心理以及物質上的創傷。

但高盧戰記的特質，就是裡頭除了包含了羅馬人對於高盧人的傳統恐懼之外，還呈現了羅馬人從未認識到的正常的、與羅馬人和平應對生活的高盧人。一些如給予 Catamantaloedus 的稱號：羅馬人民的朋友（amicus populi romani）（Caesar BG 1.3），或許是在敘述己文化與異文化良好交流的現象。當然，光是如「朋友」這類的外交辭令以外，《高盧戰記》裡有許多高盧人和日耳曼人的直述段落，是在與凱薩溝通時的協商內容。我們讀到《高盧戰記》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是非常有活力並且能夠使用語言與文字的民族。他們面對困難時會聚會討論，會做出決議。他們有自己的政體制度，並且這些制度能夠解決他們面臨的重大危機。同時，高盧人和日耳曼人並非全都好戰，許多社群也寧願與羅馬維持和平的局面，而不願意投入戰爭。總體而言，高盧人和日爾曼人的社群組成以及社群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比起之前我們看過的幾位作家，《高盧戰記》的民族資訊明顯豐富多了。

綜合上述關於高盧戰記裡頭針對高盧人以及高盧社群的幾點特色，《高盧戰記》的民族敘述方法可以大致分成兩個方面：（一）高盧社群內部結構與社群內的個人與集體行為；（二）高盧社群之間的結構，以及此結構下的個人和集體行為。

現在先討論第一部份。首先是關於高盧人的社群組成。《高盧戰記》的第六書第 11 章到第 28 章是關於高盧社群內部的結構方面的綜論。凱薩把這個段落定義為討論高盧人與日爾曼人的差異的段落，但在此刻我們除了知道差異之外，還要知道凱薩對於高盧人社群在結構方面的觀察。這一段裡，非常簡短地提到了高盧人在社群裡的複雜度。首先，凱薩說明高盧內部各種派別與團體非常多，且每個團體都會有個領導人物下決定以及討論政策。而每個層級的政治結構都大致上都會有兩個黨派。但這些都非常模糊，凱薩只提出了幾個高盧部族的例子。以 Aedui 為例，凱薩寫到 Aedui 有很多部落首長，還有一個每年選出的主官，能掌生殺大權（Caesar BG 1.16）。而 Sequani 則有國王制（Caesar BG 1.3），Helvetii 則不甚明顯，似乎是以多數決來選出各種任務的負責人，如 Orgetorix 可以說服整個族進行很龐大的計畫（Caesar BG 1.2），又會被指派負責對外談判與交涉。

(Caesar BG 1.3)。高盧部族內有各種課稅制度。Dumnorix 就是靠著獨佔過河費還有各種其他的稅項斂財，並以財富囤兵行賄 (Caesar BG 1.18)。政治制度之外，凱薩提出了高盧的階級結構。他發現高盧人有平民與特權兩個階級：其中特權階級可分為德魯伊 (Druid) 和騎士 (equites) 兩個階級。德魯伊是宗教、知識、法律、醫藥界的領袖，有審判權，同也主祭祀、占卜和行醫，沒有兵役義務，同時必須能夠使用文字還有背誦詩句。德魯伊有個最高層的德魯伊領導，通常是經過票選。全高盧的德魯伊都會在每一年的特定日期於 Carnutes 的聖地聚會。騎士則是有身份地位的武士，會依照他們的出身和財產來決定他們會有多少部曲。在第六書裡，凱薩更是提出了高盧人的階級區別。其中把德魯伊列為菁英階級，並且有完整的德魯伊系統，更是在凱薩之前所有作家中前所未見的。Jane Webster 就認為，凱薩所提出的德魯伊系統這個跨部族結構足已修正凱薩之前所有關於德魯伊作為 philosophoi 的說法，以及在 Pliny 裡對於德魯伊是巫師角色的說法：在高盧戰記所提出的德魯伊階級，在社會上扮演三種角色：負責監督犧牲和解釋儀式問題的宗教權威；審判者；教育者 (Webster 5-6)。

關於個人與集體行為部分，在第一書裡頭就有很好的例子。凱薩解釋了高盧戰爭之所以發生的原因，是由於 Helvetii 的一位野心份子 Orgetorix 希望能夠成為國王而非單純是社群領袖，所以希望煽動他的同胞，去迫令高盧的其他社群臣服。而 Helvetii 多數人都覺得他們的領地限制住了他們的發展，所以往外擴張的確是必要的。同時，他們又認為自己是非常優秀的戰士，必定所向披靡。於是整個 Helvetii 就開始為戰爭作準備，從糧草到輜重車輛，以及他們的行軍路線等等，都有所備。同時，Orgetorix 也不忘找外援，希望能煽動 Aedui 的王子和 Sequani 領袖的兄弟竊國，並加入征服所有高盧的行列。顯然地，凱薩筆下的高盧人不單純，懂得計畫，有征服遠方的慾望，有希望讓生活更好的企圖。

在第一書理提到的高盧部族，如 Helvetii、Sequani、Aedui、Allobroges，對於戰爭與媾和顯得游刃有餘。這些高盧人的談判技巧很豐富：以 Helvetii 的使者 Divico 為例，他希望凱薩不要介入，並以會遵守凱薩的安排作為條件，同時提醒凱薩羅馬曾經敗在 Helvetii 手下，製造心理壓力 (Caesar BG 1.13)。再一次我們拿希臘作家筆下的高盧人來比較，《高盧戰記》裡的高盧人不僅理性而且在語言使用的複雜度上與羅馬人沒有差別。《高盧戰記》讓我們看到另一種高盧人的敘述，是與羅馬人在智慧與複雜度方面不相上下的敘述。

現在討論第二部分。《高盧戰記》裡高盧社群之間的關連，在第一書裡就有很概要介紹，其焦點在於高盧各族之間的派系問題與衝突焦點。現在稍微贅述：高盧人 Divitiacus 告訴凱薩，高盧分為兩派，一派以 Aedui 為首，另一派則以 Arverni 為首。兩派相爭日久，終於 Arverni 和 Sequani 決定要聘日爾曼傭兵幫忙打擊對手；這個決定讓 Sequani 得以用日爾曼人的惡名來要脅號令高盧各部族。但日爾曼人一過萊茵河就不想回去了，於是對於高盧所有部族 (包括 Sequani 自己) 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擾 (Caesar BG 1.31)。而在第六書裡，凱薩介入高盧事務後，撼動了高盧主要部族的在派系裡的地位。凱薩扶植了 Remi 取代

Sequani，成為比 Aedui 稍弱的領導部族 (Caesar BG 6.12)。

隨著戰事發展，我們還可以由與凱薩對抗的幾個高盧聯盟來看高盧部族的聯繫關係。一開始，凱薩把高盧很概略地分成三份：Belgae，Aquitani，與 Celts/Gauls 這三部分。而《高盧戰記》的第一書到第四書裡，凱薩卻必須對付分屬四個不同水系的四個高盧聯盟。第一書中的高盧聯盟，主要以羅馬勢力外圍的高盧社群為主，都是在隆河 (Rhone) 以及阿爾卑斯山附近的人群。這個水系的高盧各族受到了 Helvetii 遷徙的壓迫而面臨戰爭。第二書則是凱薩將羅馬的觸角從羅馬勢力外圍的社群往北邊伸展到現在比利時地帶。北方的 Belgae 主要是萊因河西邊支流 Sambre 和 Meuse 兩條河為主的附近部族結成聯盟。第三書裡，凱薩正式把羅馬勢力伸展到大西洋岸的塞納河 (Seine) 與羅雅爾河 (Loire) 流域。第四書則可以看到凱薩推進到萊因河 (Rhine) 河口去攻擊日爾曼的 Usipetes 和 Tenctheri 以及附近部族，然後就在當地渡海到不列顛。第七書裡，以 Vercingetorix 為首的羅雅爾河與塞納河部族企圖結合隆河部族一起攻擊羅馬。這些可以證明水系是高盧社群聯繫成緊密與疏離的體系層次的重大因素。

這些部族之間有全高盧大會組織起來 (Caesar BG 1.30)，定期討論各部族的事情，並取得一些重大事件的共識、決議，並選舉或派遣人員以共同名義執行各種方案 (Caesar BG 1.31)。首領之間的聯姻可以作為型塑政治力量以及政治同盟的手段，如 Orgetorix 為了要拉攏 Aedui 人 Dumnorix，所以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對方 (Caesar BG 1.3)。還有以母親做聯姻的例子：Dumnorix 為了要擴大私人力量，安排了他的母親嫁給 Bituriges 的貴族 (Caesar BG 1.18)。

高盧戰記除了提到高盧人之間的聯繫關係之外，也提到了羅馬人統治階級與高盧首領之間的互動。高盧戰記裡，就提到高盧首領在凱薩營內活動 (Caesar BG 1.16)，會前往羅馬元老院進行外交任務等等 (Caesar BG 6.12)。而凱薩則常參與高盧的首領大會，並且還會參與部落仲裁 (Caesar BG 1.54; 5.1; 5.2)。

在文化層面，除了之前討論到的德魯伊在知識和宗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外，凱薩還討論高盧人複雜的信仰層面。高盧人最崇拜的神即主司藝術、旅行、和商貿的 Mercury，接下來才是主司醫藥的 Apollo，主司戰爭的 Mars，萬神之神 Jupiter，和主司手工藝的 Minerva。另外還有關於高盧人的祖宗 Dis、高盧的律法、高盧人的婚姻、喪禮等等。明顯地，凱薩是採用希臘世界從 Herodotus 以來一慣採用的類比傳統來分析各民族的神祇：如 Herodotus 第一書討論近東的波斯習俗中，祭祀神祇時如何在概念上都是祭祀 Aphrodite，但卻在名稱上與亞述人和阿拉伯人不同 (Herodotus 1.131)。羅馬人的神祇名稱與希臘不同，卻在概念上相通。

而在此，凱薩討論羅馬神祇與高盧神祇在概念上相通，就是想要把文化體系用類比方式作連結：可能在歷史上對方文化和己方文化沒有記載的交集，但就現在存在的各種現象來說，概念若可理解，就代表文化之間的共通性存在。我們可以解釋凱薩在這邊的企圖是要類比政治制度作為羅馬與高盧的文化特徵具有共同性的說明。而另一種觀點來看，高盧政治制度與羅馬相仿，說明高盧與羅馬在

沒有歷史記載的過去之中，有許多關連性是已經遺失或者因為政治因素所以被刻意消音的。甚至我們可以假設，越接近地中海的高盧社群，越是呈現與羅馬相近的政治制度特色。

四、高盧人與「野蠻」人

儘管高盧戰記提供了許多新的資訊給如 Strabo 這些凱薩當代的作家使用，但羅馬與非羅馬這個己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的隔閡仍然存在。傳統的民族敘述公式仍然存在。Thomas S. Burns 就認為凱薩沒有希望能夠與高盧人共同生存在同一塊土地上。他的結論是，在《高盧戰記》所展現的，是羅馬沒有企圖要與高盧人進行任何涵化過程，而是要單純建立起一個法律框架，即所為的 *jus gentium*。Burns 認為凱薩雖然覺得有些蠻族的儉樸道德觀值得學習，但大體來說最好的特質都會被羅馬的文明世界給淹沒。任何所謂的道德價值以及感動本來就是文學為了要與讀者產生共鳴所以做出的敘述。這只與羅馬讀者喜歡什麼有關，而與一個社群是不是有足夠的複雜度來維繫自我生存以及維持發展能量的能力無關。同時，有組織的羅馬軍隊面對高盧軍隊時有絕對優勢。「Organization was Rome's greatest virtue」(Burns 123)。Burns 於是分析出凱薩以及羅馬人眼中的高盧人，並且以羅馬文明為中心的觀察角度定義高盧人為所謂的「蠻族」。

Burns 希望做到的，是說明羅馬在共和末期已經發展出一套類似於帝國主義的視野。這套視野設定了往後羅馬帝國時期的羅馬城與其他省分之間的基本關係。但就《高盧戰記》本身來說，用道德來決定這套羅馬城內—羅馬城外的高貴蠻族—高貴蠻族外的野蠻蠻族對於瞭解高盧人並沒有明顯的幫助。就如之前所說，在文學裡用正確的道德價值是要對作者的立即讀者交代。在我們這個空間和時間點，已經不可能有與羅馬人當時同樣的道德價值觀；說穿了，用已知的羅馬道德觀這個角度來觀察哪個民族是蠻族是不合理的：道德觀或道德價值能區分社群的不同，但不能區分哪個族是蠻族，哪個族不是。就這個觀點來看，凱薩發現有些高盧人的道德觀是與羅馬相似卻又有些不同的觀察，代表他發現了高盧人與羅馬人的區別：但難道高盧人和羅馬人需要區別嗎？需要用道德行為模式來區分出誰是羅馬，誰不是嗎？所以一個高盧人走在羅馬街上，可能羅馬人會需要時間判斷對方是或不是羅馬人？

若一個作家用很同情的方式來形容一個社群，又用非常極端的字眼來形容例外一個社群，我們可以假設，兩個他者敘述中，後者必然與前者可以做出非常明顯的區別。除了之前提到的高盧社群的各種複雜結構與細節，我們也可以用凱薩自己設定的高盧人/野蠻人二分法來決定如何對高盧人的多元社群做出自己的判斷。《高盧戰記》裡，是有一些民族介於文明與野蠻的邊陲，有些民族簡直野蠻如禽獸，但同時也有很複雜的高盧人。而且這些高盧人就是生活在各大水系的高盧聯盟，等於是大半個高盧都有非常複雜的文明結構。為了討論是否凱薩在定義文明與野蠻的民族上有明確的章法，我在此作個 *barbari* 出現次數的統計，結果說明了凱薩使用 *barbari* 來稱呼社群是有很明確的地緣關係的（見附表二）。

對於 barbari 這個字眼的使用，凱薩顯然不是隨性下筆。同時，我們看到第一書到第四書的進程關係：第一書凱薩是引述高盧人稱呼日爾曼人為野蠻人，故不計，設為零；第二書為一次；第三書為五次；第四書為八次。隨著凱薩從阿爾卑斯山往外的過程，讀者逐漸發現羅馬人必須要面對比在羅馬附近的高盧人更無法理解，更為好鬥的高盧人。比較有趣的是第五書：第四書裡，他對不列顛人使用 barbari 計五次，到了第五書竟然對不列顛人異常客氣，不再使用 barbari。或許這可代表凱薩書寫高盧戰記的演進過程：或許他在與不列顛人接觸與作戰後，發現不列顛人的智慧與文明程度不下於高盧人吧，不僅讓羅馬軍隊吃了敗仗，而且還能夠推舉共主 Cassivellaunus，自後方動員更多軍隊，顯示有組織並且有抵禦外侮的力量，並非很單純的地方部落。

使用 barbari 最頻繁的第四書和第六書都是在指北方萊茵河兩岸的社群，而頻率最低的兩書則是凱薩與高盧人互動最頻繁的第一書和第七書——凱薩在第一書和第七書裡都沒有稱呼任何族群為 barbari。是高盧人稱呼日爾曼人為 barbari。第二書凱薩面對 Belgae 集團也沒有以 barbari 稱呼之，而是在指稱日爾曼人。總地來說，在《高盧戰記》裡，只有日爾曼人才被羅馬人與高盧人稱為 barbari。但除了地緣關係之外，我們在第一書和第七書裡，也讀到了高盧人內部是如何用政治運作的方法達成一個統一意見，並且會派選領袖，會進行很複雜的制衡機制。凱薩拒絕以 barbari 來形容高盧社群不是沒有道理。他會用來形容的社群都沒有很緊密的政治組織，並且不以農業維生。

似乎日爾曼人也知道他們對於高盧以及羅馬這種以農業為主要生計的民族來說，不甚高雅。連日爾曼領袖 Ariovistus 也拿這個詞彙來開玩笑：

This part of the country, [Ariovistus] said, is my province, just as the other part is yours. I could not expect you to let me make raids into your territory with impunity, and it is a gross injustice for you to interfere with me in the exercise of my lawful rights. You say that the Aedui have been called 'Brothers' by the Roman Senate. Well, I may be a 'Barbarian' ; but I am not such a barbarian, and not so ignorant, as not to know that in the recent revolt of the Allobroges you got no help from the Aedui, and that they had to do without the benefit of your assistance in the war they have just fought with me and the Sequani. (1.44; Trans. S. A. Handford)

這一席話顯然是對於羅馬人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方式做十分諷刺的批判。羅馬人可以用任何名稱來稱呼鄰邦，從最親暱的到最疏離的，但都沒有意義：因為重要的是羅馬自身的利益，而維繫羅馬自身利益最重要的還是羅馬自己。從一個日爾曼領導人的角度來看羅馬這個城邦所組成的羅馬世界，是多麼疏離與脆弱，僅以形式和語言維繫。而運用這些語言的是一群羅馬城養出來的野心政客時，更是讓羅馬的對外關係看起來是一場秀。Ariovistus 之前也是被羅馬元老院以國王和朋友稱呼 (Caesar BG 1. 43)，而現在換了一個野心極大的資深執政官，羅馬就等

著要跟昔日盟友兵戎相見，並以野蠻之名稱之，足以證明這友誼多麼脆弱，同時也說明了 barbari 這個字在羅馬的世界裡，是如何政治化的語言。

這個政治化語言的彈性可由《高盧戰記》本身來看得出。對於羅馬有利的社群絕對不會受到這個 barbari 詞彙的侮辱。他們受的侮辱頂多是被冠以 fratres 的美名而又被課徵剝削，貢獻軍餉讓羅馬政客左征又討。而會被冠上 barbari 的社群多在千里之遙，處於多數羅馬人在有生之年都不可能接觸到的地方。Ovid 的 *Epistula ex Ponto* 充分反應出羅馬人這種羅馬中心的野蠻和文明二分法。越是不與羅馬生活模式相同的，羅馬人就越覺得野蠻。凱薩也十分政治正確地把正確的字眼冠在對的社群上。而這些社群都不是羅馬的臨邦，甚至不是各大水系的高盧社群。凱薩選擇使用政治性語言的民族都是清一色的日爾曼人以及非常邊陲地區的住民。Burns 自己概要性地交代了凱薩的民族敘述方法：

Caesar need not have been concerned to establish the accuracy of most of the details he included about Celts, Germans, or other barbarians in his commentaries. Because Posidonius and his intellectual forebears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barbarian moral qualities, the point was to reveal how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ed themselves and so shaped Gaul. (Burns 120)

換言之，對於 Burns 來說，凱薩的敘述是有目的的，是為了要利用前人已經建立起的高盧敘述，來為羅馬人重新鋪陳一個高盧印象。這就是政治語言精鍊到極致時，可以賦予一個民族一個刻板印象來形塑力量的真實寫照。然而，凱薩在意的本來就不是高盧人的野蠻特質，而是高盧人的文明特質。野蠻這個稱謂，凱薩反倒是留給少數，而不是多數高盧的社群。

四、結論

羅馬對於高盧的控制從凱薩之後就不斷強化。Greg Woolf 認為，高盧地區的羅馬化 (Romanization) 十分成功的原因，就是因為貴族階級成功的轉型，服膺於羅馬文化，並且快速地吸收語言文字等要項，經過一兩個世代就讓原本的高盧文化湮滅。

The process of admitting the leaders of conquered groups into the inner circle of the Roman elite had begun during the conquest of Italy, and Brunt has linked the extension of citizenship under the empire to efforts made by conquered elites to acquire Roman culture through imitation, so that their 'political assimilation corresponded to a cultural assimilation'. (Woolf 18)

這個同化過程之迅速，不僅是羅馬文化擴張的里程碑，還是羅馬帝國維繫生計的重要因素。而凱薩在高盧實行的政策有絕對的關係。在《高盧戰記》裡，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要素：溝通。

就如 Ariovistus 的一席話，我們發現語言是所有《高盧戰記》裡的高盧人

和日爾曼人最重要的特質。特別是在第一書裡，《高盧戰記》有許多羅馬與高盧人還有日爾曼人溝通與談判的過程。總共有十五個片段是高盧人的自述 (Caesar BG 1.2; 1.3; 1.7; 1.11; 1.13; 1.17; 1.18; 1.20; 1.29; 1.30; 1.31; 1.33; 1.35-36; 1.43-44; .1.50)，其中表達了高盧人彼此之間的政治關係以及社會關係，還有高盧人、日爾曼人、與羅馬人這三個勢力之間的糾葛。相較之下，第四書敘述 Suevi 以及第六書綜論高盧人以及羅馬人的篇章都沒有第一書來得人性化。簡單來說，比較《高盧戰記》和之前提到的作家，我們會發現《高盧戰記》裡的高盧人和日耳曼人遠比其他作品中的活潑。他們有語言，有思想，有慾望，有爭端，有歧異。他們不是一個名字底下的一個個複製品。他們與羅馬人一樣，意見紛歧，想法複雜，表達各種情緒以及需求。

雖然語言似乎可以讓凱薩看起來有平衡報導的企圖，但其實可能對於現代讀者而言，這種企圖更糟。史家多會批判這種寫作方式為不可靠。對於歷史作家來說，「入木三分」的文筆是不和現實邏輯的：史家不可能親自在各個場合，各場戰役，各個重大事件出現，並經歷所有他描述的事情。地理誌作家也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走完所有他要描寫過的大地。文體以及題材限制住了史家和地理誌作家可以運作的空間。凱薩如果沒有在高盧集會或日爾曼集會的當場，他如何知道高盧人怎麼思考，日爾曼人怎麼計畫戰爭，甚至兩方的領袖講過甚麼話？若他是有資訊來源，資訊來源的可靠性我們全然無從得知。等於是凱薩所寫的一切東西我們都必須存疑，包括凱薩與諸位領袖談判的言詞我們都也要持保留態度。

但若我們知道有一些史家跟地理誌作家有一手消息，因為他們有親身經驗，到過什麼地方，做過什麼事，我們就會把他們的作品當作寶。Polybius 親自遊歷過阿爾卑斯山，並且作為一個希臘人到羅馬當人質，對於兩邊政治文化有相當的瞭解。Diodorus Siculus 遊歷過埃及，並且在亞歷山大寫作，且他成長背景是西西里，所以對於大希臘地區和埃及地區的內容特別受尊重。Poseidonius 對於古典作家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他有親自走過高盧地區，看過那邊的人民生活。照理來說，我們也應該要給凱薩同等的尊敬，因為他「應該」是有參與高盧戰役，「應該」是有直接與各領袖談判，「應該」有親身經歷到很多《高盧戰記》裡有提到的事情。

況且，《高盧戰記》的文體本身提供了我們相信其中的民族敘述的一絲曙光。《高盧戰記》的文體是 *Commentarii*，若依 Isidore de Seville 的解釋，*Commentaries* (*commentarium*) are so called as if the term were 'with the mind' (*cum mente*); they are interpretations, like comments on the law, comments on the Gospel (Isidore 140; VI. Vii)。Commentary 是一種主觀意識主導的現象解讀，有強烈的個性，強調下筆者所經歷的就是真實的，並且被如實反應在字句之中。筆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應該是沒有矯飾的，要傳達的訊息為清晰簡單的個人意志，並且以寫實主義為導向。

這當然與民族誌有很大的區別。是 *Ethnography* 的翻譯。根據 OED，*ethnography* 的字源最早可追溯到 1834 年，意義為 *nation description*，即國

家描述。現在較確認的定義為「以科學方法描述國家或人類族群的風俗、習慣、以及差異」，已由國家敘述抽象化為針對更廣的範圍進行的敘述。上述定義的 ethnography 是現代概念。西方傳統之中，民族敘述可謂 ethnography 的前身。就如我們之前所提到的幾個例子，民族敘述的概念則不拘泥於特定的寫作文體，而重描述的意圖。與民族誌不同的地方在於，民族敘述可以存在於任何文體之中，而民族誌在定義上自成一種強調科學方法寫作的特殊文體，並應符合做為文體必須滿足的期待。

反觀民族敘述在西方傳統中，則沒有特定方法。特別是每當有政權的領土或世界視野擴張時，地理誌這個文體就會特別興盛，而其所提供的資訊多屬奇異的刻板印象。就算是現代人類學的寫作，仍必須依仗已知的自我文化本體來敘述未知的他者文化本體。若要回歸到寫作面，本來就存在的人本文化概念和固有寫作傳統會使科學去主觀的步伐遲滯，同時也會迫使作者必須用自己的文化來形容他者的文化。《高盧戰記》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民族寫作的例子。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判定，《高盧戰記》本身不是民族誌，而是要記載高盧戰爭時一個觀察者的直觀觀察，其內容包含任何與觀察者相關的事物。由文體觀察，凱薩必定是有了親身經歷才能夠撰寫《高盧戰記》，其中對於高盧人的敘述也必定是親身經驗接觸過後的敘述。

Northrop Frye 提供了另一種分析。Frye 認為 Commentary 這一體例就本質上是一種 Formal Criticism，是翻譯解釋不清楚的詩體現象成清晰明確的敘述語言 (Frye 86)。也就是說，commentary 的作者希望達成的目標，是將理解的障礙透過清楚的敘述排除。排除的方法不是在揣測現象的作者希望能夠傳達的意義，而是希望就解釋者本身的認知提出對於現象清楚的說明。不揣測作者原意的原因，是任何這種揣測都會陷入所謂的 intentional fallacy：作者的原意永遠是為了將現象以現象已經存在的面貌呈現，而不是為了要讓現象有一個主要意義所以呈現。也因為現象本身有無限種詮釋可能，Commentary 也就有無限種可能詮釋的方式 (Frye 88)。但方法上來說，所有 commentary 都在行使象徵式詮釋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an attaching of ideas to the structure of poetic imagery (Frye 89)。」

也就是說，光看文體，似乎《高盧戰記》的文體意味著作者是在記錄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主觀意識，而不是查察資料的寫作。這個主觀性會主導作者投入更多親生經歷的內容來充實寫作內容，單純因為文體本身就是讓讀者自由發揮的空間。就算凱薩杜撰，他也多少必須本於文體的空間型態來滿足這個文體的需要。同時，讀者也就可以放棄揣測作者撰文的意圖：因為任何意圖的猜測都是無意義的，因為讀者毫無驗證的可能性。但本於文體，讀者已有足夠的空間型態作為解讀作品的資訊。例如我們之前用 barbari 作的小實驗：我們發現凱薩的確在使用這個政治語言時有相當明確的用途，並且針對的對象有地緣以及資訊所形成的邏輯關係。於是我們可以大致瞭解，《高盧戰記》的作者呈獻給讀者的高盧世界是有層次而非單純的，是有文化與文明的，是有語言與情感的，是有戰爭與和平的，

是有希望被尊重以及渴望自由的聲音的。

Vercingetorix 在第七書最後發表的演說以及降服的過程，值得與本文一開始的李維段落作同樣的處理。Vercingetorix 戰敗後的第二天，他召集了高盧人，發表演說。他說他發動戰爭不是為了私人利益，而是為了國族自由。既然他現在必須要接受命運的裁奪，他將自己交與在場的所有高盧人。殺了我來與羅馬言和，或者把我活著交出去，隨大家的意思。在場的人是派人去問凱薩他希望什麼，凱薩要高盧人把 Vercingetorix 送到羅馬營裡。凱薩把 Aedui 與 Arverni 的戰俘挑出來，其他的送給部下為奴。凱薩要把這一批挑出來的人送還給各個部族，接納他們的臣服，並希望從此和平 (Caesar BG 7.89-90)。

如果我們把這一段解讀為：凱薩希望讓讀者看到凱薩的寬宏大量，看到凱薩連對待蠻族也是非常尊敬的，這個人的人格必定高尚，當然並無不可，卻可能失去了這個行為最珍貴的戰略價值。凱薩曾解釋，Vercingetorix 之所以會有反叛的契機，原因是凱薩在之前曾經以酷刑處決一位煽動高盧其他部族反抗羅馬的 Acco (Caesar BG 6.43)。對於希望能夠有自治權的高盧貴族而言，絕對優勢的武力搭配尊重以及溝通似乎才是最有效的控管方法。讓相異的兩個文化經過溝通而漸漸瞭解彼此，就是讓文化解決文化問題。武力只是逼迫雙方必須溝通的工具，而非解決文化問題的萬靈丹。凱薩透過第七書傳遞出高盧人以自由作為他們民族的核心價值，來完成他的民族敘述，十分妥當。當然，我們可以質問是否這一切真的是真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凱薩筆下的高盧人比起希臘作家的高盧人，更複雜，更值得接觸，也更有興趣。

附表一：西元一世紀以前提及高盧的希臘羅馬作家（整理自 Koch & Carey）

	作家名	年代	作品	章節	備註
1	Hecataeus	Late 6 th century BC			存於 Stephan of Byzantium; Fragment 54-55
2	Herodotus	5 th century BC	History	2. 33	
3	Plato	4 th century BC	Laws	1. 637d-e	
4	Aristotle	4 th century BC	Politics	2. 6. 6	
5	Ephorus	4 th century BC			存於 Strabo <i>Geography</i> 4. 4. 6
6	Theopompus	4 th century BC			存於 Athenaeus <i>Deipnosophistae</i> 10. 443b-c
7	Ptolemy	5 th century BC			存於 Strabo <i>Geography</i> 7. 3. 8
8	Sopater	3 rd century BC			存於 Athenaeus <i>Deipnosophistae</i> 15. 160e
9	Phylarchus	3 rd century BC			存於 Athenaeus <i>Deipnosophistae</i> 4. 150d-f
1 0	Anonymous	c. 200 BC	Greek Antholog y	9. 125	
1 1	Polybius	2 nd century BC	History	2. 28. 3-10 BC	
1 2	Nicander of Colophon	2 nd century BC			存於 Tertullian <i>De Anima</i> 57. 10
1 3	Pseudo-Scym nus	c. 100 BC	Periplus	183-87	
1 4	Julius Caesar	c. 50 BC	De Bello Gallico		
1 5	Diodorus Siculus	wrote c. 60-c. 30 BC	Biblioth eke	5. 27-32	
1 6	Strabo	64/63 BC—AD 21 at least	Geograph y	4. 1. 13; 4. 4. 1-6	
1	Livy	64/59BC—AD	Abu be	5. 35-48	

7		12/17	condita		
---	--	-------	---------	--	--

附表二：barbari 統計

書目	次數	章節	對象
第一書	4	1. 31;33	高盧人稱呼日爾曼人
		1. 40	修辭用語，無針對性
		1. 44	Ariovistus 修辭性自稱
第二書	1	2. 35	凱薩稱呼萊因河東岸部族
第三書	5	3. 6	Seduni，阿爾卑斯山高盧人
		3. 14, 15, 16	大西洋岸高盧人 Venetii
		3. 23	艾奎坦人 Vocates 和 Tarusates
第四書	8	4. 10; 4. 17	萊因出海口的部族
		4. 22	比利時海岸 Morini 以及附近社群
		4. 21;24;25;32;34	凱薩稱呼不列顛人
第五書	2	5. 34, 54	比利時萊因河流域高盧人
第六書	8	6. 10, 29	Suebii
		6. 34, 35	Eburonii
		6. 37, 39, 40, 42	Sugambri 以及萊因河東岸社群
第七書	0		

參考書目

- Barth, Fredric,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Longrove: Waveland, 1969.
- Burns, Thomas S.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100 B. C. -A. D. 4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3.
- Caesar. *The Conquest of Gaul.* Trans. S. A. Handford. Strand: Penguin, 1982.
- Caesar. *Caesar' s Gallic War.* Ed. Greenough et al. Boston: Ginn & Company, 1898.
- Diodorus Siculus. *Diodorus Siculus: the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C. H. Oldfather.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8.
- Eckstein, Arthur M. *Mediterranean Anarchy, 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
- Isidore de Seville. *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 Ed. Stephen A. Barney et al. Cambridge UP, 2006.
- Kendall, George A. "Ideology: an Essay of Definition" . *Philosophy Today* 25 (1981): 262-276.
- Koch, John T., and John Carey, ed. *Celtic Heroic Age.* Celtic Studies Publications, 2003.
- Livy. *Livy : history of Rom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1.
-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Trans. Horace Leonard Jone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32.
- Webster, Jan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Druidic and Other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in Post-Conquest Gaul and Britain" . *Britannia* 30 (1999): 1-20.
- Wolf, Greg. *Becoming Romans.* Cambridge UP, 2000.

凱撒《高盧戰記》第五書

[1] 整個高盧分為三部份，其中之一居住著 Belgae 人，另一部份居住著 Aquitani 人，第三部份則是在他們的語言中稱為 Celtae，在我們的語言中稱為 Galli 的人居住著。所有這些人在語言、習俗以及法律上彼此有差異。Garumna 河分隔 Galli 人和 Aquitani 人，Matrona 河和 Sequana 河把 Galli 人和 Belgae 人分隔開來。

所有這些人中最強悍的是 Belgae 人，因為他們離行省的文明教化最遠，商人也最不常造訪他們、把能消磨意志的物品輸入。他們也最靠近住在萊茵河對岸的 Germani 人，並且持續和 Germani 人交戰。因為這個緣故，Helvetii 在勇武方面超越其他的 Galli 人，他們幾乎每天都和 Germani 打仗，不是把他們趕出自己的疆界，就是自己到他們的境內進行戰爭。

剛才說過 Galli 人居住的那一部份，起自 Rhodanō 河，被 Garumna 河、大洋、和 Belgae 人的邊界包圍著；而在 Sequani 人和 Helvetii 人這邊，一直延伸到萊茵河，座向朝北。Belgae 的領土起自 Galli 人最遠的邊界，延伸到萊茵河最低的部份，朝著北邊和日出的方向。Aquitani 人的領土從 Garumna 河起直達到庇里牛斯山區、以及大洋鄰接西班牙的那部份，朝著日落的方向和北邊之間。

[2] 在 Helvetii 人中，Orgetorix 遠比其他顯赫富有。Marcus Messala 和 Marcus Piso 任執政官時，Orgetorix 因希望獲得政權，建立了貴族的聯盟，並說服族人攜帶所有的家當，離開自己的領土。他說，既然他們的英勇勝過所有人，要取得全高盧的統治權，是極其容易的。

要說服他們這件事，其實是很容易的，因為在自然地理上，Helvetii 人四處都被限制著：一面是又寬又深的 Rhenus 河，把 Helvetii 人的領土和 Germanis 分隔開。另一面是極高峻的 Iura 山脈，介於 Sequanii 人和 Helvetii 人之間。第三面是 Lemannus 湖和 Rhodanum 河，把我們的行省和 Helvetii 人隔開。

[3] 由於地勢如此，他們能遊蕩的範圍較狹窄，對鄰國發動戰爭也較不容易，這使得他們這種生性好戰的人大為苦惱。他們認為，對於他們這樣人數眾多、戰功彪炳、又十分勇毅的人來說，長 240 羅里、寬 180 羅里的領土，實在太狹小了。

基於這些因素的引誘，以及 Orgetorix 權勢的影響，他們決定準備好出發所需的物資，盡量買了許多負重的牲口和車輛，大量播種穀物，以便旅程中能有充足的糧食供應，並且和鄰近各邦鞏固和平與友誼。他們估計，要完成這些事務兩年即已足夠，於是以法律規定在第三年出發。

Orgetorix 被選出來負責完成這些事務。他親自擔負起出使各邦的任務。在旅途中他說服了 Sequani 人 Casticus，他是 Catamantaloedis 的兒子，他的父親掌握 Sequani 的政權多年，並且被元老院稱為「羅馬人民之友」。Orgetorix

勸 Casticus 取回父親曾擁有的本國政權。Orgetorix 也遊說 Haedui 人 Dumnorix，Dumnorix 是當時在其族人中最有威望(principitatum?握有政權)，也最受愛戴的 Diviciacus 的兄弟，Orgetorix 說服他也設法奪取政權，並且把自己的女兒嫁給 Dumnorix。Orgetorix 向他們證明，完成這些事相當容易，特別是因為他也將取得自己國內的政權；毫無疑問的，Helvetii 人能成為全高盧中最強大的，他宣稱要用自己的財物和軍隊幫助他們取得政權。他們受到這番話的引誘，互相立誓保證，而且希望在取得政權後，能夠以這三支最強大、最堅定的部落，統治整個高盧。

[4]有人將這件事向 Helvetii 告發了。依照慣例，他們迫使 Orgetorix 戴上镣铐受審。如果判定有罪，他應該受懲罰，用火燒死。

到了預定審訊的那一天，Orgetorix 把他的家人從各地召來，人數多達一萬人，也把數目很大的所有附庸和債務人都聚集到同一地方來。Orgetorix 藉著他們，沒受審訊就逃走了。當國家受到這件事情的刺激，試圖以武力執行法律，地方保安官從農地裡召來群眾時，Orgetorix 死去了。Helvetii 人認為，Orgetorix 並非沒有自殺的嫌疑。

[5]然而，Orgetorix 死後，Helvetii 人試圖進行他們已決定的事，也就是離開他們的疆域。當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妥當，可進行此事時，便放火燒了十二座城鎮、四百個村落，以及其餘的民宅。除了打算攜帶的糧食外，他們也燒毀了所有的古物，為的是除掉返鄉的想望，更加準備好奔赴一切危險。他們吩咐所有人各自從家裡帶來三個月份的磨好的穀子。

他們說服了鄰近的 Rauracii 人、Tulingii 人、和 Latobrigii 人採取相同的計畫，燒毀自己的城鎮和村落，和他們一齊上路。他們也接納了原先住在萊茵河對岸、渡河進入 Noricum 領土 (agrum)、並且攻擊 Noreia 的 Boii 人做為盟友。

[6] 他們能夠離開家鄉的路徑一共只有兩條：一條途經 Sequanii 人境內，狹窄而且艱險，穿過 Iura 山和 Rhodanus 河之間，連單列的車隊幾乎都無法通行。且有一座高山俯瞰著，只需少數人就能阻擋他們。另一條途經我們的行省，容易而且便利許多，尤其是因為流經 Helvetii 人和新近被平定的 Allobrogum 人兩個部落領土之間的 Rhodanus 河，有好幾處可以藉由淺灘渡河。Allobrogum 境內最偏遠的、最靠近 Helvetii 人領土的城鎮是日那瓦。

從那個城鎮有一座橋通往 Helvetii 人境內。他們認為或者可以說服 Allobrogi 人，因為這個部族對羅馬人似乎對羅馬人尚無好感；或者可以用武力迫使他們允許通過他們的領土。一切準備妥當後，他們決定了日期，要所有人聚集到 Rhodanus 河邊。那天是 April kalends 前的第五日（注：三月二十八日），Lucius Piso 和 Aulus Gabinius 任執政官的那一年。

[7]凱撒接獲報告得知他們企圖穿越我們的行省後，迅即離開城市（注：羅馬）儘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外高盧，抵達日那瓦。他下令要整個行省儘可能提供最大數目的軍隊（外高盧一共只有一個軍團），吩咐把通往日那瓦的那座橋拆除。

當 Helvetii 人得知凱撒到來，他們派了國裡的貴族做為使者去見凱撒，使節團中為首的是 Nanneius 和 Verudoctius，他們說：他們打算取道行省，絕不造成損害，因為除此以外，他們沒有別的路；他們請求經由他的同意，允許他們這樣做。

凱撒因為念及 Helvetii 人殺了執政官 Lucius Cassius，而且擊潰他的軍隊，強迫他們鑽過軛門，認為不應當讓步。他也覺得這些懷有敵意的人，一旦給他們穿越行省的機會，不可能毫無破壞損害的舉動。然而，為了讓那些他已下號令的軍隊有時間集結，他回答使節團說他要花些日子考慮，如果他們希望得到答覆，就在 Ides of April 的前一日回到這裡。

[8]同時，他以帶在身邊的那個軍團，和從行省各地來到這裡集合的士兵們，建造了一座起自流入 Rhodanus 河的 Lemannus 湖、直到分隔 Sequanii 和 Helvetii 人的 Iura 山脈、長十九羅里、高十六羅尺的牆和壕溝。工事完成後，他部署防禦兵力，加強鞏固堡壘，以便如果他們違反他的意願試圖穿越時，能更輕易地阻擋他們。

到了他和使節議定的那一天，使節們回到他這裡。他說，按照羅馬人民的習俗與慣例，他不能讓任何人通過行省；如果他們嘗試使用武力，他將對抗他們。Helvetii 人在希望落空後，有些利用連結起來的船隻和許多紮在一起的木筏，有些利用 Rhodanus 河最淺的河灘，有時在日間，更多是在黑夜，嘗試是否能強行渡河。然而由於受到防禦工事、集結的兵士、以及矢矛的阻擋，他們停止了這個企圖。

[9] 只剩一條路，必須經過 Sequanii 人的領土，因為路很狹窄，如果 Sequanii 人不同意的話，他們就無法通行。他們藉自己的影響力說服不了 Sequanii 人，於是派了使節去見 Haedui 人 Dumnorix，請他居間斡旋，讓 Sequanii 人答應。藉由施恩和賄賂，Dumnorix 對 Sequanii 人的影響力很大，他也與 Helvetii 人友好，因為他從那國娶了 Orgetorix 的女兒為妻。基於對政權的渴望，他亟欲發動革命，同時希望藉由自己提供的好處，儘可能與更多國家保持密切聯繫。因此他接受了這個任務，使 Sequanii 人答應讓 Helvetii 人通過自己的領土，並且承諾互相交換人質，Sequanii 人不禁止 Helvetii 人通行，Helvetii 人通過時不得破壞侵犯。

[10]凱撒接獲通報，得知 Helvetii 人打算穿過 Sequanii 人和 Haedui 人的領土，進入 Santoni 人的地域，Santoni 距離 Tolosati 的邊境不遠，而 Tolosati 是行

省內的一個國家。凱撒認為，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對行省將是一大危險，因為這樣一來，行省就與這群好戰而且仇視羅馬人民的人為鄰，而且毗鄰之地十分空曠，農作也很富饒。

基於這些因素，他派副將 T. Labienus 做他先前建築好的防禦工事的總指揮官，他本人則急速趕到義大利，在那裡徵召了兩個軍團，把在 Aquileia 附近過冬的三個軍團領出冬令營，帶著這五個軍團急速前進，由最近的一條路穿越 Alps 進入外高盧。

在那裡，Ceutrones, Graioceli, Caturiges 佔據了較高的地勢，他們試圖阻擋軍團前進。打了幾場戰役，將他們擊退後，他從外行省最偏遠的 Ocelum 開拔，第七天抵達外行省的 Vocontii 人境內。從那裡他又帶著軍隊進入 Allobroges 人的領土，而後再由 Allobroges 國進入 Segusiavii 人的地域。Segusiavii 是行省境外、Rodanus 河對岸的第一個部族。

[11] 這個時候，Helvetii 人已經率領軍隊經過那條狹窄的道路和 Sequanii 人的領土，抵達 Haedui 人境內，並且蹂躪他們的農田。因為無力抵抗他們保衛自己性命財產，Haedui 人派遣使節來見凱撒請求援助。他們說：長時間以來他們的作為都值得羅馬人民的協助，我們的軍隊不該坐視他們的農田遭受破壞、他們的孩子被擄去作奴隸、他們的城鎮遭受攻擊。同時，Haedui 人的盟友和近族 Ambarii 人也向凱撒報告，他們的農田也已受到蹂躪，他們很難抵擋敵人武力進攻城鎮。同樣地，在 Rhodanus 河對岸擁有村莊和田地的 Allobroges 人逃來凱撒這裡，向他表示除了農田的土壤外，他們什麼都不剩了。基於這些情形，凱撒決定，他不該等待，任由 Helvetii 人摧毀盟邦的全部財產後，入侵 Santones 境內。

[12] 有一條名叫 Arar 的河，流經 Haedui 人和 Sequanii 人境內，匯入 Rhodanus 河，流速慢得難以置信，憑肉眼無法判定它往哪個方向流動。Helvetii 人以聯結在一起的木筏和小舟渡過了這條河。凱撒由偵察人員得知，Helvetii 人已經率領四分之三的軍隊過河，大約還有四分之一軍隊留在 Arar 河對岸，便在三更時與三個軍團從軍營出發，逼近敵人尚未渡河的那一部份。

凱撒攻擊這些負荷很重又毫無戒備的敵軍，殺了其中的大部分；其餘的逃走了，躲進附近的樹林中。這一部落名叫 Tigurinus，而整個 Helvetii 邦分為四個部。我們的父老們記得，就是這一個部落離開了自己的地域，殺了執政官 Lucius Cassius，迫使他的軍隊鑽過軛門。

就這樣，不知是巧合還是不朽神靈的旨意，Helvetii 人中曾帶給羅馬人民莫大羞辱的這個部落，首先受到懲罰。藉著這件事，凱撒不僅了結私怨，也報了公仇，因為 Tigurini 人在殺死 Cassius 的那場戰役中，也殺了副將 Lucius Piso，他是凱撒的岳父 Lucius Calpurnius Piso 的祖父。

[13] 這場戰役結束後，為了得以追擊 Helvetii 的其餘部隊，凱撒吩咐在 Arar

河上建一座橋，他就這樣帶領軍隊過了河。

Helvetii 人對於凱撒迅速來到感到驚嚇，因為他們花了二十天才極盡辛苦地過了河，而凱撒卻只花了一天，於是他們派遣使節去見凱撒。使節團的首領是 Divico，他是 Helvetii 人對抗 Cassius 那場戰役中的的統帥。

他這樣向凱撒請求：如果羅馬人民要和 Helvetii 人談和，Helvetii 將前往凱撒決定要他們去的地方，而且留駐在那裡；然而如果要繼續戰爭，他該記住羅馬人民以前的災禍以及 Helvetii 人原先的驍勇。關於凱撒突襲了一個部落，是因為已經過河的那些人無法援助同胞，凱撒不該將這件事大大歸功於自己的勇敢，或者輕視他們。他們從父親、祖先那兒學到的是，作戰應該憑藉勇敢，不應靠詭計或突襲取勝。為了這個緣故，凱撒不該讓他們現在所站定的地方，因羅馬人民的慘禍與軍隊被殲滅而聲名大噪，或者讓此事的記憶流傳到後代。

[14]對於這些話，凱撒這樣答覆：正因為他記得 Helvetii 使節們提到的那些事，對於此事他才更不須猶豫，而且那些事對羅馬人民並不公道，所以他感覺更加嚴重。如果他們自知傷害了別人，就不難做好防備；但是他們卻以為自己不曾做過應該擔憂的事，而且也不覺得必須無故擔憂，所以才受騙了。但是即使他願意忘卻舊恨，又怎能把新仇，也就是 Helvetii 人試圖違抗他的意願，動用武力通過行省，並且欺凌 Haeduii 人、Ambarrii 人、Allobrogae 人的這些新仇丟到一旁呢？至於他們如此厚顏地吹噓自己的勝利，並且因為如此長久加害他人卻不受懲罰而感到訝異，兩者其實顯示出同一個道理：因為不朽的神靈想要懲罰人的罪孽時，有時會賜給他們一時的順利，讓他們逍遙法外較長的時間，好讓他們因情勢逆轉而更加痛苦。雖然情況如此，然而假使他們交出人質給他，讓他確定他們履行自己所承諾的事，並且假使他們補償對 Haedui 人及其同族和 Allobroges 所造成的傷害，他會和他們談和。Divico 回答說：Helvetii 人從祖先起就制訂了規矩，他們向來只接受人質，不交付人質。羅馬人民就是這條規定的證人。給了這個答覆後，他就離開了。

[15]第二天，他們把營寨從那個地方搬走了。凱撒也做了相同的事，把他從整個行省、從 Haeduii 人及其同盟那裡徵來的所有騎兵，數達四千人，派為先遣部隊，察看敵人行軍進入哪些地方。這支先遣部隊跟蹤敵人的後軍，追得太過急切，結果在不利的地形上和 Helvetii 的騎兵交戰，我軍的一些人戰死了。

Helvetii 人因這場戰役士氣大振，因為他們用五百騎兵擊退了這麼大一群騎兵團。於是他們越發大膽地站定下來，並且屢次以後軍向我軍挑釁。凱撒約束自己的部下不許他們迎戰，認為目前防止敵人搶劫掠奪就足夠了。就這樣大約十五天之久，敵人的後軍和我們的前軍之間距離一直不超過五、六羅里。

[16]同時，凱撒每天向 Haeduii 人索討他們以國家名義承諾提供的糧食。因為高盧位居北方（如先前提過），天氣寒冷，不只田裡的穀子還沒成熟，而且大軍也

沒獲得足夠的草料。又因為 Helvetii 人的行軍路線已經偏離 Arar 河，他凱撒不願捨下他們，也不能利用藉船隻沿 Arar 河運來的糧食。Haedui 人一天拖過一天；他們說已經在收集糧食、正在運送途中、就快到了。

當凱撒明白自己已被敷衍拖延太久，並且應當發給士兵糧餉的日期即將來臨，他召集了士兵的首領們——其中有很多在他的軍營裡——當中有 Diviciacus 和 Liscus，他們擔任 Haedui 人稱為「執行審判官」的最高職務，這項職務每年選舉一次，握有對同胞的生殺大權。凱撒嚴詞責備他們，因為穀物既買不到、也無法從田裡收集，時間如此急迫，敵人又如此靠近，但他卻沒得到他們的支援；更何況主要是由於他們的懇求，他才進行這場戰爭，所以他才更加埋怨自己竟然被拋棄了。

[17] 隨後(tum)，Liscus 受到 Caesar 這番話感動，終於說出他先前隱瞞的事情：有些人在民眾當中握有很大的權勢，他們身為平民，卻比官員本身更有力量。這些人以煽動、魯莽的言論嚇阻群眾，不讓民眾把應繳的糧食交出。這些人這樣說，如果他們不能取得高盧的政權，他們寧可受高盧統治，不願受羅馬統治。他們不該懷疑，如果羅馬人征服 Helvetii 人，羅馬人將把 Haedui 人的自由，連同高盧其餘地區一起奪去。[他們打算]透過這些人，把我們的計畫和軍營裡進行的事透露給敵人知道，而他卻無法控制這些人。他確實是由於情勢逼迫，才把這件事告訴凱撒；他瞭解自己這樣做冒了多大的風險，正因如此，他才保持緘默，能瞞多久就瞞多久。

[18] 凱撒感覺到 Liscus 的這番話指向 Diviciacus 的兄弟 Dumnorix；但是因為他不願在眾人面前談論這些事，便迅速解散會議，留下 Liscus。他單獨問 Liscus 在會議上所說的事情。Liscus 說起這些事來坦白大膽多了。凱撒私下向別人逐一探查這些事情，發現這些都是實情。所指的人就是 Dumnorix，這個人十分大膽，又因為他很慷慨，很受人民愛戴，他希望發生變故。多年來，他以低價承攬了關稅以及 Haedui 邦其他的賦稅，因為他一開價，就沒人敢和他比價。藉由這些方式，他既增加了自己的家業，也獲得可用來賄賂的大筆資財。他長年自費畜養為數眾多的騎兵，圍繞他身邊；不僅在國內，連在鄰邦境內，他都有很大的勢力。為了保有這樣的勢力，他把母親送到 Bituriges 人那兒，嫁給一個出身十分顯赫，力量也很強大的人。他自己從 Helvetii 人中娶了妻子，又把母親的姊妹和自己的女性親族嫁到其他鄰邦。因為這樣的姻親關係，他支持愛護 Helvetii 人，又因自己的緣故，憎恨凱撒和羅馬人，因為他們的到來，削減了他的勢力，而使他的兄弟 Diviciacus 恢復了原有的權勢和聲望。如果羅馬人發生了變故，他大有希望透過 Helvetii 人取得王位。在羅馬人的統治下，他不僅取得王位無望，而且連現有的權勢也可能喪失。在考察幾天前騎兵戰敗的情形時，凱撒也發現是 Dumnorix 和他率領的騎兵最先逃跑的，因為 Haedui 送來支援凱撒的騎兵就是 Dumnorix 所指揮的；因他們潰逃，其他騎兵才驚慌失措。

[19] 凱撒瞭解了這些事情後，又有十分明確的事證加在這些懷疑之上——Dumnorix 帶領 Helvetii 人穿越 Sequani 領土，他負責雙方交換人質事宜；他做了這些事情，不但沒經凱撒和他本國命令，甚至不讓 Haedui 人自己知情，他因此受到 Haedui 官員指控——凱撒認為這些理由足夠讓他親自處罰 Dumnorix，或者命令他的國家處罰他。

有件事情阻擋著，也就是凱撒知道他的兄弟 Diviciacus 極度擁護羅馬人民，非常愛戴凱撒，而且無比忠誠、公正、節制，凱撒恐怕處罰 Dumnorix 會傷了 Diviciacus 的心。因此凱撒在嘗試任何行動之前，命令把 Diviciacus 召喚到他這裡來，遣開日常的通譯員後，透過他的好友，也是他在所有事務上都十分信任的一位高盧行省的領袖 Caius Valerius Procillus，和 Diviciacus 談話；同時凱撒提醒他，在高盧會議上，當 Diviciacus 也在場時，關於 Dumnorix 的那番話，也告訴他每個人分別在凱撒處對 Dumnorix 的議論，凱撒要求並且勸勉他，希望在審判後，無論是凱撒親自懲罰 Dumnorix，或者凱撒命令由 Haedui 邦懲罰，Diviciacus 都不會感覺受到冒犯。

[20] Diviciacus 流了許多眼淚，抱著 Caesar 的膝蓋，懇求凱撒不要太嚴厲處罰他的兄弟，他說他知道那些事都是真的，而且沒有人比他受到更多的傷害。因為他自己在本國以及高盧其他地區都很有權勢，而 Dumnorix 因為年紀輕勢力其實很小，全憑他的力量才壯大起來。而 Dumnorix 卻利用這些力量，不僅削弱他的權勢，甚至幾乎要毀滅他，但是他顧念手足之情和民眾的看法，如果 Dumnorix 從凱撒那兒得到嚴厲的處罰，因為他和凱撒的友誼，沒有人會認為凱撒的處罰沒經過他的同意，這樣一來，全高盧的民心都會背棄他。

他哭著，說了許多話懇求凱撒，凱撒握住他的右手安慰他，要他別再說了。凱撒表示他如此看重 Diviciacus，因為 Diviciacus 的意願和懇求，凱撒會寬宥 Dumnorix 結下的公仇和私怨。凱撒把 Dumnorix 召來，也帶進他的兄弟來。凱撒向 Dumnorix 表示對他的指責，說明凱撒所瞭解的情形，以及他本國對他的抱怨。凱撒警告他此後必須避開所有的嫌疑，並且說之所以原諒他過去的作為，全是因為他的兄長 Diviciaco。凱撒派了人監視 Dumnorix，以便能知道他做了些什麼，和哪些人說過話。

[21] 同一日，偵查員報告敵軍在離他軍營八羅里的一座山腳下紮營。他派人去探查山的天然地勢，以及從四面上山的路徑如何。回報說很容易。他命令代理司令官的副將 Titus Labienus，在第三更時率領兩個軍團，以探查過路徑的人作嚮導，登上最高的山脊。凱撒說明他的計畫。凱撒自己在第四更時，由敵人先前走過的路徑趕到他們那兒去，並且派出全部的騎兵，走在自己前頭。被認為嫻熟軍事、並且曾在 Lucius Sulla 麾下、之後又在 Marcus Crassus 營中服役的 Publius Considius，隨同偵查員被派遣先行。

[22] 天一亮，當山頂被 Labienus 攻佔後，凱撒自己離敵營不超過一羅里半。而事後他從俘虜那兒得知，他的來到或 Labienus 的來到，都沒被發覺。Considius 急行軍趕到凱撒這裡，說凱撒希望 Labienus 攻佔的山頭被敵人拿下了，他是從高盧人的武器和旌旗辨識出來的。凱撒率領自己的部隊到附近的山丘，擺開陣勢。Labienus 因為受到凱撒命令，除非看見凱撒的部隊已在敵營附近，可以同時從四面攻擊敵軍，否則不可開戰，駐守在山上等待我軍，不和敵軍交戰。後來，到了那日很晚的時候，凱撒從偵查員得知，山頭由我軍駐守，Helvetii 人移動了營寨，而 Considius 因恐懼而驚慌，把自己沒看到的當成見到了報告給凱撒。那日，凱撒以他慣常保持的距離跟在敵人後面，並在離他們的軍營三羅里處安下營寨。

[23] 翌日，應該發給部隊糧餉的時間只剩二天，而且凱撒距離 Haeduii 邦各城鎮中最大、最富足的 Bibracte 不超過十八羅里，他認為該去要求供給糧食了，因此他把行軍路線轉離開 Helvetii 人，迅速往 Bibracte 前進。這件事被原屬高盧騎兵司令 Lucius Amelius 麾下的逃兵通報給敵人。Helvetii 人一則認為羅馬軍因恐懼驚慌，所以避開他們，特別是由於前一日羅馬軍雖然佔據了高地，卻不作戰，[使他們深信如此]，或者認定自己可以切斷羅馬軍的糧食補給，因此改變計畫，轉回路線，開始跟在我軍後隊，騷擾攻擊。

[24] 當他注意到這件事情之後，凱撒把部隊帶到附近的山丘，派出騎兵抵禦敵人的攻擊。同時，他在以四個軍團的老兵列成三行部署在半山腰；又派令最近才從 Hither Gaul（近高盧？）徵召來的兩個軍團和所有的輔助部隊駐守在山脊的最高處，[整座山都要佈滿兵員，而同時]把全部行李集中在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由部署在最上一行的士兵把守。Helvetii 人帶著他們所有的車輛跟來，把他們的輜重全集中在一處，整理好隊形，驅走我軍的騎兵後，結成一個方陣，向我軍的前列挺進。

[25] 凱撒把自己的坐騎送到視線以外，而後也把所有人的坐騎也送走後，讓所有人受到同樣的危險，並且斷絕逃跑的希望，鼓勵我軍之後，便開始作戰。士兵們從地勢較高的地方投擲長矛，輕易瓦解了敵人的方陣。打散方陣後，士兵們抽出劍來，向敵人發動攻擊。高盧人要應戰，卻受到很大阻礙，因為他們的一些盾被長矛一擊就刺穿了，幾個盾串在一起，鐵製的矛頭向內彎折，高盧人既拔不出矛來，左手累贅著又不方便作戰，所以好些個高盧兵在揮動手臂多時候，寧可把盾牌丟開手，暴露身體作戰。最後，因為受傷體力不支，他們開始撤退，附近約一羅里處有一座山，他們就退到那兒去。當他們佔領了那座山，且我軍向前行進時，總數約一萬五千名、編為敵軍的後隊護衛後方的 Boii 人和 Tulingi 人，離開原先行進路線來包圍我軍坦露的側翼。已經退到山上的 Helvetii 人見狀，開始重

新站定，繼續作戰。羅馬軍倒轉過來，分成兩部分應戰：第一列和第二列抵擋已被打敗和驅離的敵軍，第三列迎戰新來的敵軍。

[26] 就這樣戰事分為兩面，長久且激烈地進行著。當他們在也無法抵抗我軍的攻擊時，一部份如先前一般退回山上，另一部份則向自己的輜重車輛處集結。儘管戰事從第七時辰一直打到傍晚，整場戰役間沒人能見到敵人轉身逃跑。到了夜深時，戰鬥甚至進行到輜重旁，因為他們把車輛排置起來做為堡壘，從高處向前來的我軍投擲長矛，又有些人從戰車和四輪車之間朝上拋擲槍和矛傷害我軍。Orgetorix 的女兒和他兒子中的一個在那裡被捕了。大約有一萬三千人從這場戰役中倖免於死，那天夜裡他們持續行進[整夜一刻不歇]，在第四日抵達 Lingonum 人的領土，而我軍既因有士兵負傷，又因為要掩埋陣亡者[耽擱了三天]，無法追趕敵軍。凱撒派使者送信給 Lingonum 人，命令他們不得資助敵軍糧食或其他物品，凡提供資助者，凱撒將對待他們如同 Helvetii 一樣。隔了三日後，凱撒才和全體部隊開始追趕敵軍。

[27] 迫於缺乏所有物資，Helvetii 人派使者來見凱撒求降。他們在途中路上遇見凱撒，匍匐他的腳下，言詞謙卑聲淚俱下乞求和平。凱撒命令他們留在原地等候他的到來，他們遵從了。凱撒抵達當地後，便索討人質、武器、和叛逃到他們那裡的奴隸。

就在搜尋集中凱撒索討的東西時，[隔了一夜]，大約六千個屬於稱做 Verbigenus 部的人，也許是因恐怕交出武器後會受懲罰，或者因懷有保全自己的希望，認為在這麼大一群投降者中，私自逃亡可以瞞得過去或者完全不被察覺，在入夜時離開 Helvetii 軍營，趕往萊茵河邊日耳曼人的國境。

[28] 當凱撒發覺此事，便命令那些他們所經之地的居民，如果想證明自己的清白，就去搜捕他們，把他們送回來。凱撒把被送回來的人視為敵人；至於其餘全部的人，在交付人質、武器、叛逃者之後，凱撒接受了他們的投降。

凱撒命令 Helvetii, Tulingii 和 Latobrigii 人回到自己原先出發的地方；因為所有的農作物都已經損毀了，家鄉沒有一點東西可以解除他們的飢荒，凱撒命令 Allobrogii 人供給他們糧食，也命令他們重建先前燒毀的城鎮和村莊。凱撒之所以這樣做，有一個重大的理由：他不希望 Helvetii 人離開後，讓那個地方空下來，恐怕因為這裡的農地肥沃，住在萊茵河對岸的日耳曼人會離開自己的領土進入 Helvetii 人境內，與高盧行省和 Allobrogii 人比鄰。Haedui 人因為 Boii 人以英勇著稱，請求讓他們聚居在自己的境內，凱撒也應允了。Haedui 人給他們田地，之後也接納他們，讓他們享有和自己相同的自由和權利。

[29] 在 Helvetii 人的軍營裡，發現了希臘文寫的字版(tabulae)，帶來給凱撒，版上依部族名稱逐一記載，從家鄉出來能帶武器的人數，同樣也分別記載有多少

男童、老人、和婦女。其總數是 Helvetii 人二十六萬三千、Tulingori 人三萬六千、Latobrigori 人一萬四千、Rauracori 人二萬三千、Boiori 人三萬二千。其中能用武器的達到九萬二千人。全部總數是三十六萬八千人。依照凱撒的命令調查回鄉的人口，數目是十一萬人。

[30]和 Helvetii 人的戰爭結束後，幾乎整個高盧都派遣使節，各邦的領袖也都群聚到凱撒這兒向他道賀說，他們明白，雖然凱撒在戰爭中報了 Helvetii 人先前對羅馬人民的傷害，但高盧地區因這件事得到的利益不亞於羅馬人，因為 Helvetii 人在國力強盛時離開本國，打算向全高盧發動戰爭，取得霸權，在整個高盧的廣大土地上，選擇他們認為最便利、最富庶的地區，做為自己的居住地，讓其餘各邦成為自己的藩屬。

他們請求凱撒准許他們決定一個日期召開全高盧會議。他們說，他們有些事情，在取得一致同意後，希望向凱撒提出要求。獲得准許後，他們決定了日期，並且彼此立誓，除了會議上共同推舉指定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洩露會議內容。

[31]會議解散後，先前曾到凱撒處的人又回來向凱撒要求，允許和他們分別私下討論他們自己與所有人的安全事宜。這項要求獲得應允，他們全部的人痛哭流涕，匍匐在凱撒的腳下說，他們熱切懇求將要討論的事不要被洩露出去，熱切的程度不下於希望獲得將要提出的請求，因為一旦消息走漏，他們能預見自己將陷入極大的酷刑。

Haeduus 人 Diviciacus 為這些人發言，他說，全高盧分為兩個派系，一個以 Haedui 人為首，另一個以 Arveni 人為首。多年來，這兩派一直激烈地爭奪霸權。結果 Arveni 和 Sequani 人用錢雇來了日耳曼人，最早約有一萬五千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之後這些粗魯野蠻的人愛上了高盧的田地、文化和富庶，又帶領更多人來；現在在高盧的日耳曼人數目達到十二萬。Haedui 人和他們的屬國屢次和日耳曼人發生武裝衝突。Haedui 人被打敗了，遭受極大的災禍，損失了所有貴族、所有元老、和所有騎兵。受到戰爭與災禍的蹂躪，原先 Haedui 人因為自己的勇敢、羅馬人民的恩遇和友誼，在高盧有極大的勢力，卻被迫將國裡的貴族當做人質交給 Sequani 人，並且以發誓束縛本國，不得要回人質，也不得向羅馬人民求救，並且永遠不得拒絕臣服於 Sequani 人的統治與霸權。全 Haedii 國中只有他一人沒被帶去發誓，也沒把自己的孩子交出來當做人質。由於這個緣故，他隻身逃出本國，來向羅馬元老院求救，因為只他一人不受誓言和人質約束。

獲勝的 Sequanii 人處境卻比被征服的 Haedui 更慘，因為日耳曼國王 Ariovistus 在 Sequanii 人國內定居下來，佔據了 Sequanii 人三分之一的領土，那也是全高盧最肥美的地區，現在又命令 Sequanii 人退出另外三分之一土地，因為幾個月前二萬四千名 Harudu 人來到他這裡，要為這些人提供居住的地方。過不了幾年，他們就會被逐出高盧全境，而且所有的日耳曼人也會渡過萊茵河，因為高盧的土地當然不能和日耳曼土地相比，日耳曼人的生活習慣也不能和高盧

人相較。

況且 Ariovistus 在 Magetobriga 戰役中一打敗高盧軍隊後，就驕傲殘忍地統治著他們，索討貴族的子女做為人質，如果事情不經他同意或不照他的意願辦理，就對人質施以各式各樣的酷刑。他是個野蠻、暴躁、粗魯的人，他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統治。

除非有凱撒和羅馬人民的援住，整個高盧都必須做 Helvetii 人所做的事，也就是搬離自己的國家，尋找離日耳曼人很遠的地方做為居所與安身之處，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只能聽天由命。如果這些話被通報給 Ariovistus，他毫不懷疑 Ariovistus 必定會對扣留下來的人質施以最嚴厲的懲罰。凱撒自己的威望、他的軍隊、新近的戰功、或者羅馬人民的令名，能夠嚇阻更大群的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保衛整個高盧不受 Ariovistus 的摧殘。

[32] Diviciacus 說完這番話後，所有在場的人開始懇求凱撒。凱撒注意到 Sequani 人在全部人當中，獨獨不做其他人所做的事情，卻只是神情哀戚地垂下頭看著地面。凱撒覺得奇怪，向他們探問原因。Sequani 人什麼話都不回，默默地保持同樣哀戚的神情。當凱撒再三詢問，始終不能逼他們出聲答覆，那個 Haedui 人 Diviciacus 回答了，他說 Sequani 人的命運比其他人更悲慘更嚴酷，因為只有他們連私下抱怨或求救都不敢，對於 Ariovistus 的殘暴，即使他人不在時，都像他在場時一樣令 Sequani 人畏懼，因為其他人還有逃亡的機會，而 Sequani 人把 Ariovistus 迎進自己境內，所有的城鎮都在 Ariovistus 的掌握中，Sequani 必須忍受所有的折磨。

[33] 得知這些事情後，凱撒以言詞鼓舞高盧人的士氣，保證他將會關切這件事，凱撒抱有很大的希望，認為基於凱撒給他的益處和凱撒的威望，Ariovistus 將停止他的惡行。說了這些話後，凱撒解散會議。除了那些事外，還有許多情形使他認為應該思考此事並且採取行動。特別是他見到多次被元老院稱為「兄弟」、「同族」的 Haedui 人受到日耳曼人的管轄奴役，也知道 Haedui 有人質在 Ariovistus 和 Sequani 人那裡，認為這發生在握有如此強權的羅馬人民身上、對凱撒本人、以及對國家來說，都是奇恥大辱。在凱撒看來，日耳曼人逐漸習慣渡過萊茵河，大量人數進入高盧，這對羅馬人民會構成威脅。他認為這些粗暴野蠻的人不會自我克制，當他們佔領全高盧後，會如先前 Cimbri 人和 Teutoni 人所做的一般，進入行省，並且從那裡入侵義大利（特別是 Sequani 和我們的行省只隔了 Rhodanus 河）。凱撒認為這些是必須及早防範。而 Ariovistus 自己露出盛氣凌人、驕傲自大的態度，也讓人看來難以忍受。

[34] 因此凱撒決定派遣使節去見 Ariovistus，請他挑選兩方之間的某個地點進行會談，說凱撒想和他討論公務，以及對雙方都很重要的事情。Ariovistus 回答使節團說，如果他有求於凱撒，他會親自到凱撒這邊來；而如果凱撒有求於他，

凱撒就該親自來見他。特別因為，他不敢沒帶軍隊就進入凱撒統管的高盧地區，而要集結軍隊帶領到一處，不能沒有大量軍需補給，必定勞師動眾，十分費事。他又說自己很納悶，在他以戰爭征服的高盧地區，究竟有什麼事情需要凱撒或者全體羅馬人民關切。

[35]他的答覆被報告給凱撒，凱撒再度派遣使節帶著他的諭令前去。凱撒說，Ariovistus 既然受了羅馬人民這樣大的恩遇，就在凱撒本人擔任執政官時，Ariovistus 被元老院稱為「國王」與「友人」，他竟這樣回報羅馬人民，不願接受邀請前來會面，對於共同的事務，也不認為應當商談或加以瞭解，那麼凱撒要向他提出這些要求：首先，不得再率領更多人渡過萊茵河進入高盧；其次，歸還從 Haedui 人索討來的人質，並且允許 Sequani 人依其意願歸還握有的人質；不得侵犯蹂躪 Haedui 邦，也不對 Haedui 人的同盟發動戰爭。凱撒說，如果 Ariovistus 這樣做，他本人和羅馬人民對他將永遠保持好感和友誼；如果他不照凱撒的要求，既然在 Marcus Messala 和 Marcus Piso 擔任執政官時，元老院決議，無論誰管理高盧行省，只要符合共和國的利益，都應該保護 Haedui 人及其盟邦，凱撒不會漠視 Haedui 人所受的傷害。

[36] 對此 Ariovistus 的回答是：戰爭的公理是征服者依照他們想要的方式統治被征服的人；同樣地，羅馬人也按照他們的喜好統治所征服的人，不是按照別人的規定。如果他沒規定羅馬人該按照什麼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他要行使自己的權利，就不應該受到羅馬人阻礙。既然 Haedui 人試過自己在戰爭方面的運氣，和他交戰，被他打敗了，自然就成為他的藩屬。凱撒的到來，使他收到的貢賦減少，對他造成很大傷害。他不會把人質歸還給 Haedui 人；如果他們按照原先的協議每年繳納貢賦，他也不會對 Haedui 人或其盟邦發動戰爭；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所謂羅馬人的「兄弟」這個名銜，也保護不了他們。至於凱撒警告他說，不會漠視 Haedui 人所受的傷害，Ariovistus 的回答是，從沒有人和他作對而不招致毀滅。如果凱撒想要的話，儘管開打；凱撒將會明白，不曾被打敗的、在戰事上訓練精良、十四年來不曾走到屋頂下的日耳曼人，憑藉他們的勇武，能展現多大的威力。

[37]就在這些話被回報給凱撒的同時，Haedui 人和 Treveri 人派了使節來。從 Haedui 人那裡來的使節抱怨，不久前才被帶進高盧的 Harudes 蹂躪他們的國土，即使交付人質，也無法向 Ariovistus 換取和平。Treveri 人那裡來的使節說，Suevi 人有一百個部(pagus)住在萊茵河岸邊，他們正試圖要渡過萊茵河來，帶領他們的是 Nasua 和 Cimberius 兩兄弟。這些事情讓凱撒大為震驚，認為他應該迅速行動，唯恐新來的 Suevi 軍隊一旦和 Ariovistus 的舊部聯合在一起，會更不容易抵擋。因此他儘快準備好糧草，以急行軍的速度向 Ariovistus 趕去。

[38] 當凱撒走了三天路程，有人來向他報告，Ariovistus 率領他所有的軍隊，要去攻佔 Sequani 最大的城鎮 Vesontio，[已經從他的領土出發，前進了三天路程。] 凱撒認為他必須嚴加防範此事發生，因為在那個城鎮中，有許多對戰爭有利的資源；而且這個城鎮受到天然地勢的保護，便於延長戰事，因為 Dubis 河，就像用圓規畫圈一樣，幾乎圍繞整個城鎮。河流的缺口不超過六百羅尺，正好有座高山封住，山腳從兩邊伸向河岸。環山的牆把這座山變成一座堡壘，並且把山和城鎮連在一起。凱撒日夜兼程趕到這個地方去，佔領了這個城鎮後，就在這裡派軍防守。

[39] 凱撒為了軍需和糧草事宜，在 Vesontio 耽擱了幾日，這時我方人員向人打聽情形，高盧人和商旅都堅稱日耳曼人身材魁梧、其勇敢令人難以置信、在戰事上訓練精良。他們說，碰上日耳曼人時，往往不能正視其面容和銳利的目光。突然間如此強烈的恐懼籠罩了整個軍隊，以致於大大擾亂士兵的心神。起先恐懼發生在軍團的指揮官、praefecti（英文 prefects）、和其他人之間，這些人是因為友誼的緣故離開羅馬跟隨凱撒，在戰事方面沒多少經驗。這群人中，有些提出某種理由，有些又提出別種原因，說他們必須撤退，懇求凱撒同意准許他們離開。有些人迫於羞恥心，為了避免被人懷疑自己膽怯，才留了下來。這些人無法隱藏自己的情緒，有時甚至抑制不住淚水。他們躲進營帳裡，不是埋怨自己的命運，就是和友好的人哀嘆共同的危險。整個軍營裡的人都在立遺囑。他們的聲音和恐懼甚至逐漸影響到在軍旅方面很有經驗的人，士兵、百夫長、以及騎兵的指揮官，也被弄得驚慌起來。不想被認為那麼膽小的人說自己不怕敵人，然而顧慮到道路狹窄、橫阻在我方和 Ariovistus 之間的森林又很廣闊，恐怕糧食不能充分供應。甚至有些人向凱撒宣稱，如果他下令移營拔幟，士兵不會聽他的號令，而且會因為害怕，不敢拔幟前進。

[40] 當凱撒發覺這種情形，就召開了一個會議，並且把所有百人隊的百夫長召來參加會議。凱撒嚴厲指責他們，特別是為了他們竟然認為自己應該探究或思考，軍隊要被帶到哪裡，或者為了什麼目的開拔。凱撒說，在他擔任執政官時，Ariovistus 曾經熱切求取羅馬人民的友誼，為什麼無論什麼人都認定 Ariovistus 會如此輕率地不守職份(ab officio discessurum 逾越分際?) 凱撒自己就相信，如果 Ariovistus 明白他的要求，瞭解他的條件是公平的，將不會摒棄他和羅馬人民的友誼。然而，如果 Ariovistus 在憤怒瘋狂之下發動了戰爭，他們究竟有什麼好怕的呢？為什麼他們對自己的勇敢或者他本人的努力失去信心？這些敵人曾對我方造成過威脅，我們的父執輩也都還記得，當 Cimbri 人和 Teutoni 人被 Gaius Marius 擊敗時，軍士們值得表揚，不亞於統帥本人。以最近發生在義大利的奴隸暴動為例，從我們這裡學到的經驗和紀律，對這些奴隸很有幫助。由此可以斷定，堅定本身能有多大的好處。尤其是，這些人沒有軍備時，我們毫無理由地畏懼了一段時間，後來這些人擁有軍備、又打過勝仗，我們卻擊

敗了他們。就是同樣這群日耳曼人，Helvetii 人經常與他們交戰，Helvetii 人不只在自己的領土上，也在日耳曼人境內，一再擊敗這些日耳曼人，而 Helvetii 人根本不是我軍的對手。如果戰爭失利以及高盧人逃跑引起任何人的驚慌，這些人只要打聽一下，就會發現 Ariovistus 趁高盧人被長時間的戰爭弄得十分疲乏，而自己許多個月來都躲在營寨和沼澤中，不給對方機會，等對方以為戰鬥無望，解散隊伍時，才突然進行攻擊。Ariovistus 之所以獲勝，憑藉的是計謀而非勇敢。他的計謀對付缺乏經驗的蠻族還算管用，但是連他自己也不敢奢望我們的軍隊會上他的當。

至於那些用糧草補給和道路狹窄的理由掩飾自己害怕的人，他們實在太過僭越了，因為他們似乎不信任統帥的指揮，或者認為自己應該指導統帥如何行事。這些事應該是凱撒的職權。糧草事宜有 Sequani 人、Leuci 人、和 Lingoni 人照管，田裡的穀物也即將成熟。至於道路，短時間內他們就能自行判斷了。

至於有人說士兵可能不聽號令也不拔幟前進，他絕不會因此驚慌。因為他知道，只有在因事務處理不當遭命運摒棄，或因某些惡行被揭發、證明犯了貪污罪，士兵才會不聽號令。凱撒自己的清白，卻可以他的一生來驗證，而他的幸運，也可由和 Helvetii 人的戰役中察覺出來。

因此他要即刻進行原先打算延後的事，在隔天夜裡第四更裡移營，以便儘速明白在他們心目中，榮譽責任以及恐懼，兩者究竟孰輕孰重。然而，如果沒有人要跟隨他，他會單單帶著第十軍團出發，對於這個軍團他沒有疑慮，這個軍團將會是他的護衛隊。凱撒特別偏愛這個軍團，因為他們很勇敢，凱撒也最信任他們。

[41]這番話說完後，所有人的心起了奇妙的變化，生出極大的熱情和渴望要求作戰。首先是第十軍團，因為凱撒表達了對他們極好的評價，他們透過指揮官向凱撒道謝，並且保證他們已經完成作戰的準備。而後是其餘的軍團，透過他們的指揮官和首列百夫長向凱撒道歉，說他們不曾懷疑或恐懼，也不認為戰略該由他們決定，他們知道那是統帥的權職。凱撒接受他們的道歉後，便透過 Divicacus 查明道路，因為在所有其他人中，凱撒最信任他。凱撒得知如果繞路五十多羅里，可以帶領軍隊走寬闊的地方行進，便如他所說的，在第四更出發了。他不停地趕路，到了第七天，偵察人員向他報告，Ariovistus 的軍隊距離我軍二十四羅里。

[42]得知凱撒來到後，Ariovistus 派遣使節前來，說，關於先前凱撒要求的會談，現在他可以准許了，因為既然凱撒已經比較接近了，他認為進行這件事沒有危險。凱撒沒拒絕他的提議，並且認為 Ariovistus 頭腦清醒過來了，因為先前凱撒向他要求遭拒，現在他卻主動提出。凱撒懷著很大的希望，認為 Ariovistus 念及他自己和羅馬人民對他有這麼大的好處，一旦明白凱撒的要求，就不會再固執下去。

那天之後的第五日，就是會談的日子。其間使節經常被派遣，往來於兩方。Ariovistus 要求凱撒不要帶步兵赴會，他說他擔心自己會中了詭計，受到凱撒

步兵包圍；雙方都只帶騎兵，若是改採其他條件，他就不會前來。凱撒既不希望會談就此受阻而不舉行，也不敢把自己的安全交付給高盧騎兵，於是決定了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把所有馬匹從高盧騎兵那兒抽出來，讓他最信任的第十軍團士兵們騎上，以便在需要之時，他有一支最親信的護衛隊。事情進行中時，第一軍團有某人不無幽默感地說，凱撒所做的已超過他先前承諾的：他本來說要以第十軍團做為他的護衛隊，現在卻讓他們躋身騎士之列。

[43] 那裡有一大片平原，上面有座相當大的土丘。這個地方距離 Ariovistus 和凱撒的營寨幾乎一樣遠。他們如先前所約定的來到這裡會談。凱撒把騎上馬的軍團停駐在離這座土丘 200 羅尺遠的地方。相同地，Ariovistus 的騎兵也停在一樣遠的地方。Ariovistus 要求騎在馬背上進行談判，並且除本人以外，兩方各帶十個人參加會談。到了那裡以後，凱撒在談話一開始時，提及他和元老院對 Ariovistus 的恩遇：Ariovistus 被元老院稱為「國王」、「友人」，也獲贈豐厚的禮物。凱撒向 Ariovistus 指出，很少人享有這樣的待遇，而且通常只賜予功勞很大的人。Ariovistus 既乏引薦 (aditum)，也無要求這項權利的理由，他獲得這般榮寵，全因凱撒以及元老院的仁慈慷慨。凱撒又告訴他，羅馬和 Haedui 人之間存在的關係是多麼久遠、多麼正當，元老院關於 Haedui 人的決議都是對他們有利的，而且有多麼頻繁、多麼光榮。Haedui 人自古以來就掌握了整個高盧的統治權，在 Haedui 人尋求羅馬的友誼之前即是如此。羅馬人的習慣是不僅不願讓盟邦或友人受到損失，而且希望他們的權勢、尊嚴、光榮能更加增長。他們和羅馬人締結友誼時帶來的東西被奪走了，誰能忍受這樣的情形？凱撒要求他之前已經向使節提出的指示：Ariovistus 不得向 Haedui 人及其盟邦開戰，並且必須歸還人質。如果 Ariovistus 無法把哪一部份的日耳曼人送回家鄉，至少不能再允許其他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來。

[44] 對於凱撒的要求，Ariovistus 回答得很簡短，卻大大誇耀自己的勇敢。他說，渡過萊茵河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而是應高盧人的懇求和邀請；他離開家鄉和親族時，不是沒有懷著很大希望能獲得極大的報酬；他在高盧擁有居住地，是高盧人自己讓出來的，人質也是高盧人自願給的；他按照戰爭的公理，收取戰勝者向來加給被征服者的貢賦。他沒向高盧人作戰，是高盧人對他開戰的；高盧的所有邦國都來攻擊他，面對他紮下營寨；高盧的所有軍隊，全被他在一次戰役中擊敗征服了。如果高盧人想再打一次仗，他也會準備好應戰；如果高盧人想要和平，他們拒繳迄今自願繳納的貢賦是不合理的。

羅馬人的友誼應該是能增添他的光彩，做為他的保障，而不該對他有害，他當時尋求羅馬人的友誼，是抱著這樣的期望的。如果因為羅馬人他應收的貢賦中斷了，向他投降的人也被帶走，他會拒絕羅馬人的友誼，如他當初尋求時一樣樂意。

至於他把一大群日耳曼人帶進高盧，他這樣做是為了保衛自己，不是為了攻

擊高盧。高盧人自己就是這件事情的證人，因為若非應他們請求，他是不會來的，而且他並沒有發動戰爭，僅僅自衛而已。他比羅馬人更早來到高盧。在這個時間之前，羅馬軍隊不曾進入高盧行省境內。凱撒到底想做什麼？為什麼來到他的領土？這邊是他擁有的高盧，就像那邊是羅馬人擁有的一樣。如果他對羅馬的領土發動攻擊，不該被允許，羅馬人干預他行使他的權利，也同樣不合理。

關於凱撒說 Haedui 人被元老院稱為「兄弟」，他自己並非如此野蠻，也並非如此不曉世事，竟不知道在最近發生的 Allobrogum 戰役中，Haedui 人並未幫助羅馬人，而 Haedui 人與他及 Sequani 的爭鬥中，也沒得到羅馬人的幫助。

他認為自己應該懷疑，凱撒藉友誼的假象，在高盧保有一支軍隊，目的是要打擊他。除非凱撒離開，並且把軍隊撤出他的地域，否則他就不會把凱撒當做朋友，而是當做敵人看待。如果他殺了凱撒，他會大受羅馬權貴和領袖的喜愛。他從這些人的使者那兒發現，凱撒的死亡能為他換來所有這些人的感激和友誼。但是如果凱撒離開，把自由統治高盧的權利交給他，他會大大地回報酬謝。原先他想進行的戰爭就可結束，凱撒完全不須費力，也不冒任何風險。

[45] 凱撒說了很多話，表示他不能罷手不管這件事。他說，無論他自己或羅馬人民的習慣，都不允許他拋棄最應受酬報的盟邦，他也不認為高盧屬於 Ariovistus，而非羅馬人民。Averni 人和 Ruteni 人在戰爭中被 Quintus Fabius Maximus 打敗了，羅馬人民寬恕他們，並未把他們納為行省，也沒對他們徵收貢賦。如果要回溯到最遠古的時代，羅馬人民擁有高盧的統治權，才是最合理的。如果元老院的決議應該遵守，那麼高盧應該維持其自由地位，因為元老院願意讓被羅馬人征服的高盧享受自治的權利。

[46] 當這些事情在會談中討論時，有人來報告凱撒，Ariovistus 的騎兵移近土丘，策馬奔向我軍，並且向我軍投擲石塊和長矛。凱撒於是結束談話，退回自己的部隊那裡去，並且命令他們絕對不要向敵人回擲武器。因為在他看來，即使開戰對他挑選的軍團和騎兵毫無危險，他還是認為不該開打，以免敵軍被擊退後能宣稱他們出於信任參加會談，卻被包圍了。當會談中 Ariovistus 以何等高傲的態度想把羅馬人驅趕出全高盧，而且敵方騎兵又對我軍發動攻擊，於是打斷了會談，這種情形傳到一般士兵耳中之後，亟欲求戰的熱望瀰漫在我軍的行伍中。

[47] 兩天後 Ariovistus 派遣使節來見凱撒，說他希望和凱撒進行他們兩方之間已經開始而未完成的事項；凱撒可以再指定一個會談的日期，或者如果凱撒不願意這樣做，就派一個副將過來。凱撒認為沒有理由進行會談，特別是因為這天的前一日，日耳曼人向我軍投擲武器，根本不受約束。凱撒認為派自己的一個副將去，讓他落入野蠻人的手中，有很大的危險。最適合的人選是 C. Valerius Caburus 的兒子 Gaius Valerius Procillus，他是個很勇敢、很有教養的年輕人，他的父親被 Gaius Valerius Flaccus 贈與公民權，而且因為他的忠誠和對高盧

語言的認識，(Ariovistus 由於長久使用高盧語，已經說得十分流利)，再加上以他而言，高盧人沒有理由加以傷害，所以派他前去，另外還派了 M. Metius，此人被 Ariovistus 當做客人款待。凱撒命令他們瞭解 Ariovistus 要說些什麼，回來向他報告。Ariovistus 在軍營裡見到他們到了自己這裡，當著自己的軍隊面前大喊說，他們為什麼來他這裡？難道是來刺探消息的？他們試著說明，卻被禁止了，並且被銬上鎖鍊。

[48] 同一天，Ariovistus 移營，在離凱撒軍營六羅里的一座山丘腳下紮下營寨。那天的次日，他率領軍隊超過凱撒的軍營，在離該地兩羅里的地方紮營，打算攔截 Sequani 人和 Haedui 人要提供給凱撒的糧草。從那日起連續五天，凱撒帶領自己的軍隊到敵營前佈下陣勢，為的是如果 Ariovistus 願意開戰，他不會沒有機會。這幾天 Ariovistus 都把大軍留在營裡，每天派出騎兵進行小規模的騷擾。

日耳曼人訓練實行的作戰方式是這樣的：他們有六千匹馬，同樣數目的極為敏捷勇敢的步兵，這些步兵是騎兵為了自己的安全，從整個軍隊中，每人各選一個挑出來，在作戰時配合他們的。騎兵撤退時，就退向他們；遇到戰況激烈時，步兵就衝向前去；如果有人受了重傷跌下馬來，步兵就在周圍站定保護他；如果必須向前衝得更遠、或者更迅速撤退，他們的速度訓練到如此之快，只要抓住馬的鬃毛，就能和騎兵一同進退。

[49] 凱撒知道 Ariovistus 守在營裡後，為了避免糧草被阻截，在超過日耳曼人紮營處更遠的地方，離他們約 600 羅尺 (passus 步?) 處，選了適當的紮營地點，並且把軍隊排成三列，往這個地點前進。他命令第一、第二列準備好武裝，第三列保衛營寨。如同前面已說過的，這個地點距離敵人大約六百羅尺 (passus 步?)。Ariovistus 派出為數大約一萬六千的輕裝兵士和所有騎兵到這裡恫嚇我軍，並且阻止我軍構築防禦工事。然而凱撒如同先前決定的，命令兩列軍士驅趕敵人，第三列完成工事。軍營防禦工事完成後，他把兩個軍團和部份輔助部隊留在那裡，其餘的四個軍團帶回大營。

[50] 第二天，凱撒依照自己的習慣，把軍隊從兩個營帶出，在大營前面不遠的地方排列陣式，給敵人機會開戰。當凱撒發現敵軍根本不出營，大約中午時就把軍隊帶回營寨。Ariovistus 終於派出一部份軍隊去攻打小營。兩方激烈交戰，直到黃昏。日落時 Ariovistus 率軍回營，他的士兵傷了我軍許多，但也受了很多傷。

凱撒向俘虜詢問 Ariovistus 為何不應戰，發現原因是日耳曼人有個習俗，必須由族裡的年長女性求神占卜，宣告出戰是否能得勝。她們這樣說：如果在新月之前發動戰事，神意不讓日耳曼人獲勝。

[51] 那天的次日，凱撒在兩個營裡留下看來足夠的守衛，把全部的輔助部隊都

部署在小營前面，就在敵人的視野內。因為敵軍數目多，凱撒的軍團士兵人數較少，所以利用輔助部隊壯大聲勢，他自己則把軍隊排列成三行的陣勢，向前直逼敵營。最後日耳曼人迫不得已領軍出營，各部落以相同的間距站定，包括 Harudes Marcomanni, Triboci, Vangioni, Nemetes, Sedusii, Suevi 等族，他們以馬車和輜重車把自己的陣列完全包圍住，不留一絲逃跑的希望。婦女被安置在車上，她們伸出手流著眼淚，懇求出戰的人不要把她們交給羅馬人奴役。

[52]凱撒為每個軍團指定了副將和財務官(quaestor)，好讓軍士們能有人證明自己的勇敢。他親自從右翼開始作戰，因為他察覺那是敵方最弱的部份。就這樣，號令一下，我軍猛烈攻擊敵軍，但敵軍突然向前急衝，致使我軍連向敵軍投擲長矛的機會都沒有。因此他們捨棄了長矛，用劍做近距離的對戰。日耳曼人迅即按照他們的習慣結成方陣迎接我軍的劍擊。此時發現我軍有許多人跳上日耳曼人的方陣，用手推開盾牌，從上往下砍傷敵軍。當敵軍的陣列左翼被擊退，並且被驅趕四散逃亡時，敵軍的右翼仍然以其龐大的數量猛烈攻擊我軍的陣列。指揮騎兵的少年人 P. Crassus 察覺此事，因為他比排在陣列裡作戰的人較能自由活動，派出第三列的士兵援助陷入苦戰的我軍。

[53]於是戰事重新恢復，敵人全數轉背逃跑，他們不停逃亡，直到抵達距離那個地方約五羅里的萊茵河岸。在那裡，少數人或則憑藉自己的力氣拼命游過河，或則找到船隻獲得安全。Ariovistus 也在這些人當中，他找著繫在岸邊的一艘小船，乘船逃走了。我軍騎兵追逐其餘的敵軍，把他們全都殺了。Ariovistus 有兩個妻子，一個是 Suevi 族人，是他從家鄉一起帶來的，另一個是 Norici 族人，她是 Voccio 王的姊妹，被她兄弟送來高盧嫁給 Ariovistus，兩人都在逃亡途中喪生了。Ariovistus 的兩個女兒一個被殺，一個被俘虜。Gaius Valerius Procillus 被銬了三重鎖鍊，被守衛們拖著逃亡時，落到帶著騎兵追趕敵軍的凱撒本人手裡。這件事帶給凱撒的喜悅，不下於戰爭勝利本身。因為凱撒見到高盧行省中地位最崇高的人，同時也是他的摯友與貴賓，已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交還給他。命運並未以這個人的災禍減損凱旋的歡慶。Procillus 說敵人曾當他的面，三度占卜求問應當立即把他處以火刑，或者留到他日再處置；因為占卜對他有利，他才化險為夷。同樣地，M. Metius 也找到了，帶回來凱撒這裡。

[54]這場戰爭被傳報到萊茵河對岸，已經來到萊茵河岸邊的 Suebi 人開始返回家鄉；住在離萊茵河最近的 Ubi 人追趕這些驚慌的 Suebi 人，殺了其中很大的數目。凱撒在一個夏季裡完成兩場重要的戰役，比時令需要稍早一些，就把軍隊帶進 Sequani 人境內的冬令營。他派令 Labienus 管理冬令營，自己則動身前往內高盧主持巡迴審判大會。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2007年2月28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謝惠英		謝惠英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2007 年 3 月 20 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謝惠英		謝惠英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蕭福坤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施宏欣		施宏欣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96年5月18日

地點：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謝惠英		謝惠英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96 年 6 月 15 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謝惠英		謝惠英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楊璟嘉	台大歷史系	楊璟嘉
施宏欣		施宏欣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96 年 6 月 8 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謝惠英		謝惠英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楊璟嘉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讀書會

2007年8月15日

第一次討論會

邱奕侏 臺大婦女研究室編輯助理

江則誼 社會人士

蕭福坤 "

郭孝卿

李燕芬 國北商院應用外語系

李若庫 國北師大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吳靖遠 國五中山大學外文所碩士班

莊宏欣 社會人士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2007年7月20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謝惠英		
郭素妙 2918024821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施宏欣		施宏欣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2017年10月18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謝惠英		謝惠英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施宏欣		施宏欣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2007 年 11 月 13 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謝惠英		Wendy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張允欣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凱撤高盧戰記與內戰記讀書會第二次讀書會(十一月十九日)

邱奕侏 臺大婦女研究室編輯助理

張允欣

吳晴遠 中山 海外文碩

李燕芬 國北商院 外語系

江則謹 社訊士

施宏波 社會人士

蕭福坤

謝惠英

康士林 輔大英文系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2007年12月16日

地點：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
謝惠英		✓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邱奕傑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第 次讀書會成員簽到單

時間：2008年1月20日

地點：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會議室

姓名	單位	簽到
康士林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康士林
李燕芬	臺北市立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李燕芬
陳麗秀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楊蕙君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謝惠英		
郭素妙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	郭素妙
陳美靜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陳美靜
張允欣		張允欣
吳靖遠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	吳靖遠
蕭福坤		
江則誼		江則誼
邱奕傑		

CAESAR READING GROUP

APRIL 20, 2008

NAME

AFFILIATION

郭孝妤 Erica

建中教師

蕭福坤 Lukaa

社會人士

謝惠英

江則誼 Jack Chiang

社會人士

陳美靜

輔大比研所

李蕙芬 Yvonne

National Taipei College of Business

楊蕙君 Patrice

輔大英文系

Wenbin Gong

Infom Eng Dept.

吳靖遠

中山外文所

邱奕傑

凱撒《高盧戰記》與內戰記研讀活動

2008年8月10日
第十四次

邱奕傑

謝惠英

蕭福坤

施宏欣

楊慧君

康士林

吳靖遠